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壹、 研究動機

二次戰後，美國挾帶著龐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在杜魯門主義(the Truman Doctrine)影響下，美國不但推動幫助西歐復興的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也以軍事結盟聯合非共國家對共產世界採取圍堵政策。1947年，美國與中南美洲 21 個國家簽訂「美洲共同防禦條約」；1949年，與西歐 11 個國家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1954年，在亞洲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另外，也與亞洲其他國家，包括中華民國，簽署雙邊共同防禦條約。另一方面，在經濟上，美國除於 1944 年推動「布列敦森林協定(the Bretton Woods Agreement)」的簽署，成立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外，又於 1947 年與 23 國簽訂「關稅暨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確立戰後的自由貿易與金融體制。此外，配合軍事圍堵策略，美國對於戰略地位重要的國家，又分別給予軍經援助，甚至推動成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以強化各國的經濟發展和防衛力量，<sup>1</sup>儼然成為世界的超級強權。

雖然在冷戰時期，世界處於美蘇兩強對抗的兩極體系，不過，從上述的現象仍可發現，世界秩序大部分仍是由美國這個超級強

---

<sup>1</sup> 蕭全政，2001.6，〈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台灣的角色〉，《政治科學論叢》，第 14 期，頁 204-205。

權所主導。在 1991 年蘇聯解體，冷戰隨之結束，原本處於美蘇對抗的兩極世界體系瞬間瓦解，大部分的人都預言多極時代即將來臨。然而在 20 世紀末，取而代之的卻是以美國霸權所主導的單極世界，無論是從經濟或軍事方面，美國無疑的成為當時的超級大國，更理所當然的成為現今的世界霸權。更令人意外的是，在這樣的體系之下，並沒有出現一個明顯的競爭者，欲挑戰或取代美國的霸權地位，而是持續的讓美國擁有霸權的地位。當然美國也欣然接受這樣的結果，樂於擔任世界的霸權，企圖創造「世界新秩序」。

然而，後冷戰時代，隨著全球經濟發展區域化，世界局勢逐漸轉為以歐洲聯盟(EU)、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以及亞太(APEC)等三大經濟區塊為重心。面對經濟與安全議題凌駕政治、軍事議題而為後冷戰時代的主流趨勢，各國無不藉由多邊或雙邊合作關係的建立，消弭關稅壁壘的貿易保護主義；而此種經貿合作關係足以影響全球，乃至區域、國家的政經發展。在 1950 年代歐盟(EU)順利整合後，區域整合迅速擴及到全世界，60 年代的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開發中國家間的整合運動。70 年代在東南亞地區，此區域的國家也因安全上的需要籌組東協(ASEAN)，進行進一步的區域整合。到了 80 年代時，區域整合也來到美洲，成立了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

特別在亞洲，自 1960 年日本的鹿島森之助提出泛亞洲經濟合作組織的構想後，如何在亞太地區促成普遍的經濟合作，已深為太平洋盆地諸國所關切。1989 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成立，為區域內的經濟合作邁開一大步；而 1991 年漢城會議中，台灣、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加入，使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運作化略具雛形；1992

年曼谷會議所通過的「一九九二制度安排」宣言，更讓 APEC 往組織建制化的方向邁進一大步。相較於歐洲聯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發展，APEC 自 1989 年十一月成立以來，已帶動亞太國家的經貿合作與發展，而且經過不斷的折衝與協商，成員經濟體已從創立初的 12 個，至 1998 年成為 21 個。<sup>2</sup>

在區域性經濟合作與安全問題的解決成為國際政經關係與運作之主要內涵的後冷戰時代，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地區的經濟與安全合作事務，顯然仍有極大的發展空間。而東亞地區的戰略態勢，即在區域性經濟與安全兩大利益的聯合與衝突過程中，逐步展開於各國的權力攻防中，並具體反映於東亞各不同內涵的區域主義及其基本利害關係與戰略結構上。

對東亞地區而言，1985 年「G5」財長會議的召開及其所簽訂的「廣場協定」，直接影響東亞各國的經貿發展；此不僅改變東亞地區既有的經貿結構，也造成美國在東亞甚至亞太地區之經濟地位的削弱。在東亞區域投資帶動貿易的效應下，東亞各國間相互投資的金額大幅增加，區域內的貿易量與貿易比例也因而上揚；隨之，東亞地區占全球貿易的數額比例也迅速攀升。從經濟權力結構的變遷觀之，「廣場協定」的意義，即在於提升東亞區域經濟利益的自主性。對於冷戰時代主導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美國而言，1980 年代後期東亞經貿發展的趨勢，明顯不利於其企圖在後冷戰時代持續保有主導東亞經濟發展的地位。

進入 1990 年代中期以後，亞太地區產業分工的深度及廣度更加擴大。雖在 19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期因美國經濟下滑而面

---

<sup>2</sup> 同上註，頁 210。

臨結構性的調整，但從柯林頓政府上台大力提振美國經濟後，自 1990 年代中期起日見復甦的美國經濟又成為東亞經濟發展的重要「雁頭」。這使得過去以美國為首的區域性經濟成長動力，在歷經東亞金融危機後又再度被強化。

另外，美國從 1995 年起強勁復甦的經濟使其仍為推動東亞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持續的經濟成長讓美國成為吸納東亞各國產品的主要市場，此一情況在東亞金融危機後更加顯著；此外，強勢的美元、充裕的資金及全球化的金融佈局，特別是 1990 年代以來迅速擴增並游走於全球的共同（投資）基金，以及假 WTO 所通過之「全球金融服務業自由化協議」和東亞金融危機的善後機制，都再度讓美國成為東亞金融危機後挹注東亞資金（包括透過 IMF 機制援助東亞的資金）的重要源頭。歷經金融危機衝擊的東亞地區，又在美、日與中共新一波的攻防後，在產經關係上，展現比以往更為複雜的運作結構。

1991 年 11 月，當冷戰終結而且準備從菲律賓撤軍時，美國前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曾提出「扇形」(fan-spread)戰略模型，解釋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政策。在貝克的理論中，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和由美國及其盟邦所締結雙邊軍事條約為基礎的安全體系，將是美國亞太政策的三根骨幹。政治民主化涉及人權的保障和公民權的體現，必然將促使威權或極權政體的解構或轉型；而經濟自由化涉及經濟的市場化和政府角色的淡化，正如 APEC 所主張者一樣。在「扇形」安全體系中，美國強調以其分別與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和澳洲間的雙邊軍事盟約各為「一根扇骨」，而美國則控制「扇底」以致於構成「扇形」安全防衛

體系的佈署。<sup>3</sup>更希望藉由 APEC 的發展，加強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必要性與主導性，特別在 911 事件之後，將原本只侷限在經濟議題範圍的討論，擴及到政治、安全議題上，更可見美國的意圖。

因此從上述說明會發現，美國雖然在 1990 年代後，理所當然的成為世界霸權，但在東亞地區的發展，實際上是面臨許多的瓶頸和挑戰。但美國卻又不願放棄本身在東亞地區的霸權角色，因而轉為其他方式的合作，建立雙邊關係、成立區域組織等，企圖能保有霸權的優勢。在這樣的過程中美國霸權的角色做了哪些的轉變和調整。此外，這種霸權角色的轉變與東亞區域主義發展之間又有什麼樣的關連？

由於大部分的著述鮮少透過區域主義的發展來探討美國霸權的轉變。因此，本文希望藉由探討美國冷戰後三任政府，對東亞霸權戰略政策的不同，來觀察這樣的不同是否受到區域主義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又造就了什麼樣的霸權角色。

## 貳、 研究目的

本文之研究目的，可區分為三點。首先，本文欲探討霸權與區域主義的概念。因為既然要討論霸權角色與區域主義之間的關係，自然就必須先釐清這兩個概念。霸權部分將討論美國霸權興起及它的霸權戰略；對於區域主義除對其發展做介紹外，並對東亞區域主義下一個定義，使之更明確化。

---

<sup>3</sup> 同上註，頁 212。

其次探討美國冷戰後的霸權戰略。對於霸權戰略的討論將區分為全球和東亞兩部分。會有這樣的安排，除了是因為本文所探討的是美國在東亞的霸權角色外，另外就是，美國的東亞戰略實際上是延續其全球戰略而成形。因此，必先有全球戰略，才會衍生出其東亞的戰略。

最後運用區域主義在東亞的發展與美國在東亞的戰略作連結，觀察它們之間是否存在著相對應的關係。由於在文獻上對於區域主義和霸權的概念分別都有豐富的著作，但是卻無法說明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的關係，更無法直接證明上述的現象。因此希望透過這樣的分析，進一步推論區域主義對美國霸權角色是否產生影響。

##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 壹、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將採用兩種研究方式，分別詳述如下：

#### 一、 文獻分析法(Document Method)

又稱內容分析法，主要是利用文獻資料對現有現象進行研究的方法。文獻是指人們用文字、圖形、符號、聲頻和視頻等手段記錄下來的，且具有歷史價值的圖書資料。包含第一手資料和第

二手資料。<sup>4</sup>

由於在文獻上分別關於霸權和區域主義方面的著述，都相當的豐富，因此本人將採文獻分析法作為本篇文章的主要分析工具。透過將閱讀、整理相關國內外學者的主要理論與研究，以及相關論文期刊、研討會資料、國際局勢與美國政府官方網站，從中獲取相關研究議題的發展變化過程，透過這些豐富的文獻資料，針對美國的霸權戰略做有系統的說明，並試圖整理出一套霸權與區域主義發展之間的脈絡。

## 二、 歷史比較研究法(Historical-Comparative Research)

此方法是檢視某段歷史時期、或是不同文化下的社會生活環節。使用此方法可以集中探討、比較歷史上某段或數段時期的異同。<sup>5</sup>研究歷史可以使我們掌握「事件」動態之因果關係，無論其性質、無論好壞皆是造成因果關係的一部份；而歷史研究的目的不但使我們更瞭解「事物」過去的起源、現在之發展過程及對於未來趨勢的掌握。

因此本文透過對冷戰後美國霸權戰略，以及區域主義的發展過程做說明，來討論區域主義的發展對於美國霸權略是否產生影響。運用這樣的研究途徑，我們將能更清楚冷戰後美國霸權戰略與區域主義間的關連。

## 貳、 研究範圍與限制

---

<sup>4</sup> 王海山主編，2003，《科學方法百科辭典》。台北：思楷，頁 235。

<sup>5</sup> 朱柔若譯，Neuman W. Lawrence 著，1990，《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台北：揚智文化，頁 65。

本論文之研究範圍，將從「時間」上及「內容」上加以規範。在時間上，本論文所探討之美國霸權角色變化，是自冷戰過後，即老布希政府上台開始，美國三任政府的霸權角色，包括了老布希、柯林頓以及小布希政府。由於這段期間適逢蘇聯解體，加上美國國力明顯衰退，最能凸顯美國在政策運用上的變化，及其如何維持美國優勢。在內容上，則關注在東亞地區美國霸權角色之研究。由於東亞區域主義在近幾年盛行，區域內合作現象頻繁，加上中國因素，美國在此區域的霸權主導角色已備受考驗，因此更能凸顯美國在東亞的霸權角色是否有所變化。

在限制上，由於部分第一手官方文件、資料收集有限，此外在文獻對於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關連性的文獻也相當有限，因此大部分的資料都取自政府官員公開談話、期刊論文、政府與研究中心網站資料、報紙新聞與官方統計資料等。最後再將這些資料加以整理、歸納、分析，做出有系統的研究。

另外，本文為了能凸顯區域主義對於美國在東亞霸權角色的影響，因此有關於其他影響美國對外戰略或霸權地位的因素（像是執政團隊、領導人因素、國際局勢等），以及美國在其他區域或全球的霸權角色，將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內。

### 第三節 文獻探討

霸權角色的轉變與區域主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比較近期的概念。在傳統上，一般都會把霸權以現實主義的角度來作分析，直到近幾年始有國內外學者將霸權與區域主義做連結。而這樣的

討論也都大部分集中在東亞地區，主要原因除了東亞地區區域主義起步較晚外，就是此區域為目前大國競逐的舞台，加上美國在冷戰後東亞政策的變化，因而使之成為討論的重點。

其中具代表性的文獻包括以下幾篇：

### 1. 形成中的東亞共同體

此篇文章為金榮勇發表於《問題與研究》中的文章。該文雖然是從東亞與東南亞經貿整合的角度來探討整體亞太政經形勢的變遷與重組，但也討論該區域內幾個主要國家的角色變更。特別是美國，該文認為隨著東亞各國的自主能力大幅提高，而中國和日本將會主導東亞共同體的運作與發展事務，美國的角色將可能逐漸成為東亞區域政治權力的主導者，轉變為幕後的監督者。<sup>6</sup>

### 2. 中國與東亞區域經貿合作

該文出處為《問題與研究》。作者吳玲君雖然主要分析中國促成「東亞經貿合作」過程中所採取的策略，不過該文中卻也提到區域主義與霸權的關係，其認為霸權的付出是建立區域機制與區域組織的重要基礎。<sup>7</sup>該文所提到的霸權國雖為中國，但若以同樣的邏輯來思考，我們就能理解美國為何亟欲在東亞地區維持其霸權角色。

### 3. 美國霸權和東亞秩序(American Hegemony and East Asian Order)

該文為 G. John Ikenberry 所寫的文章，雖然該文並未提及區域主義與霸權的關連性。但該文認為隨著中國與日本的壯大，美國

---

<sup>6</sup> 金榮勇，2005.5-6，〈形成中的東亞共同體〉，《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3期，頁47。

<sup>7</sup> 吳玲君，2005.9-10，〈中國與東亞區域經貿合作：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的關係〉，《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5期，頁10-12。

在東亞地區的霸權策略必須有所改變，以維護美國在東亞的國家利益。<sup>8</sup>

#### 4. 美國霸權和區域主義(American Hegemony and Regionalism)

此篇文章作者為 Mark Beeson，文中除了討論霸權區域主義的關係外，更認為美國霸權在東亞正受到侵蝕(eroding)。<sup>9</sup>隨著東亞區域主義在亞洲金融風暴後興起，東亞開始排除美國在此區域的主導地位。因此該文認為美國該正視東亞區域主義發展的現象。

從上述幾篇文章，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的確是存在著關係，而且區域主義的發展也的確會影響霸權國在該區域的作為。然而，這些文章中僅對此一現象作說明，並無較具體的事實分析。因此本文將透過對美國冷戰後之霸權戰略分析，與東亞區域主義之發展做比較提出較具體的證明。

接著，本節將介紹霸權與區域主義的概念，除了能讓讀者更清楚美國霸權的興起，以及美國霸權的類型外，也針對「東亞」的概念作一個定義，使讀者在閱讀知後的章節能更加通順。

### 壹、 霸權穩定理論

冷戰結束後，美國被許多人認為是國際社會的唯一超級霸權，但是何謂霸權呢？對於「霸權」的定義，國際關係學者中一

---

<sup>8</sup> G. John Ikenberry, 2004.9, "American Hegemony and East Asian Ord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8, No. 3, pp. 353-367.

<sup>9</sup> Mark Beeson, 2006, "American Hegemony and Regionalism: The Rise of East Asia and the End of the Asia-Pacific," *Geopolitical*, Vol. 11, p. 542.

直存有許多不同見解。Robert O. Keohane 認為「霸權是指一國有足夠的軍事與經濟力量，並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其他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行為，並操縱國際體系的運作。」<sup>10</sup>

Immanuel Wallerstein 則認為「在國家體系中的霸權是指所謂的大國彼此之間的抗衡是呈現一種不平衡的狀態，其中有一個大國是確實地處於領導的地位，換句話說，一國能在很大程度上將自己的規則以及自己的願望施加於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甚至於文化領域中。」<sup>11</sup>

而跟 Keohane 類似的，Robert Gilpin 認為霸權就是「一個單一強國控制和支配著國際體系內的弱國家」，但是「沒有一個國家曾經完全控制了國際體系。」

至於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最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 Charles P. Kindleberger 於二十世紀七〇年代提出。<sup>12</sup>柯漢為該理論奠定了基礎， Stephen D. Krasner 則予以補充，強調霸權國在確保國際秩序的同時也有助實現自身的利益。也就是說，霸權國的存在具有「穩定器」的作用，其有責任向國際社會提供「集體利益」或「公共財」(Public Goods)。而霸權國肯承擔這些責任是因為它在為其他國家或者國際社會提供利益的同時，自身也可以從中得到利益。而國際霸權體系與國際秩序穩定之間也存在著

---

<sup>10</sup> Robert O. Keohane,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32.

<sup>11</sup> Immanuel Wallerstein, 1984,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 and the civiliz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8.

<sup>12</sup> 但是他強調的是霸權與自由市場的關連，他並不認為所有國家都能從中獲益。而且他並不喜歡使用「霸權」(hegemon)這個字眼，他較喜歡使用「領導」(leadership)這個字眼。見歐信宏、陳尚懋譯，Barry Hughes 著，1999，《國際政治新論》。台北：韋伯，頁 200。宋學文、黃子哲，2002.5，〈從東帝汶獨立運動探討美國的干預主義：一個霸權穩定論的觀點〉，《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3 期，頁 90。

一種因果關係，一個強大並且具有霸權實力的國家有利於國際體系的穩定和公益的實現，但反過來，在不存在霸權國的情況下，國際秩序將會是混亂無序的和不穩定的。

不過霸權國在國際體系中並不是可以隨心所欲地實現自己的願望，它既然要求他國遵守有關的國際規則，它自己就應更有自我約束性。它所擁有的霸權地位是建立在其他國家對它的合法性普遍依賴的基礎上的，而同時為了維護其霸權的需要，霸權國同樣也要受到制約。

對於霸權國，我們可從兩個部分予以界定。首先，他要有能力抵擋所有的挑戰者，不管這些挑戰者是單一的或是聯合起來進行挑戰。古代的羅馬帝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強國。然而在現今的國際環境下，只擁有較強的威嚇和防禦能力是不夠的，因為任何具有第二次打擊能力的國家都可以相互威嚇。所以霸權國家尚必須擁有第二個條件，一個霸權國家不僅要擁有威嚇力，還必須擁有充裕可以運用的權力(power)。霸權國對利益的追求和影響力是遍及整個國際間的制度，其對於戰略、外交、經濟上的重大結果擁有的影響力，大大超過其他對手的能力。而這種權力不只是消極的權力(negative power)，還必擁有大量的積極權力(positive power)。<sup>13</sup>

因此根據這樣的標準，現今國際社會上只有美國是一個霸權國家，而且是唯一的霸權國家。雖然俄羅斯、中國、英國和法國具有抵擋挑戰者的挑戰，但他們卻沒有足夠充裕的權力可以運

---

<sup>13</sup> Josef Joffe, 2002, "Defying History and Theory: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Last Remaining Superpower'," in G. John Ikenberry, eds.,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p. 155-180.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155.

用。所以這些國家無法成為霸權國家。反觀美國，在各方面的能力都是其他國家所無法達到，並挑戰他的。所以我們可以說美國是一個超級強國(hyper-puissance)。

## 一、 美國霸權秩序的出現

美國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逐漸形成一個大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產品加工、金融服務、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輸出國家，<sup>14</sup>美國的經濟實力突飛猛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相對經濟實力又進一步的增加，在戰後美國無論在經濟或是軍事方面都在全球出現優勢的地位。

此時期的美國挾帶著龐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在杜魯門主義(the Truman Doctrine)影響下，美國不但推動幫助西歐復興的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也以軍事結盟聯合非共國家對共產世界採取圍堵政策。在經濟上，美國除於 1944 年推動「布列敦森林協定(the Bretton Woods Agreement)」的簽署，成立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外，又於 1947 年與 23 國簽訂「關稅暨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確立戰後的自由貿易與金融體制。此外，配合軍事圍堵策略，美國對於戰略地位重要的國家，又分別給予軍經援助，甚至推動成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以強化各國的經濟發展和防衛力量，儼然成為世界的超級強權。雖然在冷戰時期，世界是處於美蘇兩強對抗的兩極體系，不過世

---

<sup>14</sup> Jeffrey Frieden, 1988, "Sectoral Conflict and U.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14-194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1, pp. 59-90.

界秩序卻大部分仍是由美國這個超級強權所主導。

20 世紀末，隨著冷戰的結束，一個在表面上能與美國抗衡的強國——蘇聯——瓦解，使美國在全球的地位更是向上提升，沒有任何國家能與之對抗。在軍事上，雖然冷戰已經結束，但美國對於國防開支仍然維持在一定的平均水平上。<sup>15</sup>而在 90 年代初期對波斯灣的干涉，及 90 年代末期對科索沃的干涉，甚至近期對伊拉克的佔領行動，更是展現美國優越的軍事科技實力。

同時，在整個 90 年代美國的經濟都處於繁榮的階段，幾乎沒有任何競爭者。美國對於資訊技術的掌握度，以及取得與日本在技術優勢競爭上的勝利，加上亞洲金融危機的出現，更凸顯美國經濟的相對優勢。許多國家更認為，他們要促進國內經濟成長，就必須融入美國的市場經濟。

從上述內容可發現，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五十多年內，儼然已成為一個世界超級強權。正如 William C. Wohlforth 所指出的，美國的優勢地位是史無前例的「在近代國際關係史上，沒有任何一個主要國家能夠在經濟和軍事上擁有如此的支配地位。」<sup>16</sup>在現今的大國中，只有美國擁有大國權力的全部特徵，包括軍事上、經濟上，以及 Joseph S. Nye 和其他學者所說的意識型態或文化權力的「軟」權力(soft-power)特徵。<sup>17</sup>因此，由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也就漸漸的產生。

---

<sup>15</sup> Michael Mastanduno, 2002, "Incomplete Hegemony and Security Order in the Asia-Pacific," in G. John Ikenberry, eds.,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p. 181-210.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191.

<sup>16</sup> William C. Wohlforth, 1999,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p. 13.

<sup>17</sup> Joseph S. Nye, 1990,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U.S.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

## 二、美國的霸權運作

美國在 1990 年代成為世界霸權之後，美國政府更企圖能維護並且擴大美國的優勢地位。在戰略上包括阻止大國崛起，消除他們帶來的挑戰、有選擇地使用能反映和傳播美國核心價值觀念的國際制度，像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IMF)，以及對經濟力量和潛在的地緣政治影響較集中的重要地區進行干預。<sup>18</sup>而最重要的兩個地區就是歐洲和亞洲。在歐洲，美國的戰略主要是維護和擴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以便促進地區穩定，阻止來自大國的挑戰。而在亞洲，雖然沒有等同於北約組織的聯盟出現，但美國仍採取另一種不同的制度形式，以符合亞洲地區，特別是東亞，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不過整體而言，其最終的戰略目標是與歐洲相同的。

為了達成美國的國家利益，我們可以考慮 8 種可能的戰略模式：<sup>19</sup>霸權戰略(dominion)：其目標在於統治世界；全球集體安全戰略(global collective security)：維持世界各地的和平；區域集體安全戰略(regional collective security)：維持某些特定地區的和平；合作安全戰略(cooperative security)：透過限制各國攻擊性軍事力量，以達到減少戰爭發生的頻率；圍堵戰略(containment)：對某一特定國家進行戰略包圍；孤立主義戰略(isolationism)：擺脫大部分的戰爭，使美國的行動不受約束；離岸平衡戰略(offshore-balancing)：除確保行動不受約束外，並擊敗任何崛起中的大國；選擇性干預戰略(selective engagement)：選擇性的執行一些關鍵性的任務，以

---

<sup>18</sup> Michael Mastanduno, 1997,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pp. 49-88.

<sup>19</sup> Robert J. Art, 2004,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82.

符合本國利益。上述八項戰略，雖然在追求目標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但他們最終皆是企圖爭取國家的安全與繁榮。而這些戰略中，除了孤立主義外，其他的戰略都是希望能改變世界環境，使之符合美國利益。

根據美國對每個戰略所做的目標，及其特徵、案例，我們可以從表 1-1 中來做比較：

表 1-1：八種美國戰略的比較

戰略	主要目標	可行性 <sup>20</sup>	能否有效保護美國利益	成本	是否在前線部屬武力	單邊主義或多邊主義	案例 <sup>21</sup>
霸權戰略	世界霸權，按照美國意志重整世界	無	否	高昂	是	單邊主義	未完整實施過，但有類似政策 <sup>22</sup>
區域集體安全	防止戰爭	可能有問題	否	中高	有可能	多邊主義	里約-美洲國家組織 (Rio-OAS)、北約組織 (NATO)
全球	防止戰爭	無	否	中高	有可能	多邊主義	國際聯盟、聯合國 <sup>23</sup>

<sup>20</sup> 可行性指的是可以從政治上實施該項戰略。

<sup>21</sup> 此處僅列舉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sup>22</sup> 冷戰爆發時、冷戰即將結束時、冷戰剛結束後，以及邁入 21 世紀時。詳細內容可參閱：Robert J. Art, op. cit., pp. 87-89.

<sup>23</sup> 皆未能設計成一個真正完整的集體安全組織

集體安全							
合作安全	防止戰爭	無	否	中高	有可能	多邊主義	安全互信機制
圍堵	阻止任何侵略國家或霸權國家	有	能	中高	是	多邊主義	冷戰時期對蘇聯的圍堵
孤立主義	保持行動自由，置身於多數戰爭之外	有	否	低	不是	單邊主義	美國建國初期、門羅宣言
離岸平衡	置身多數戰爭之外，消滅崛起中的歐亞大陸霸權國	有	多數情況下否	中高	不一定	都有可能	兩次世界大戰初期
選擇性干預	防止核生化武器的擴散，維持大國和平，保護能源安全	有	能	中低	是	都有可能	波灣戰爭、兩韓問題

資料來源：Robert J. Art, 2004,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84；作者自行整理。

從上表發現除了美國在建國初期及門羅宣言時，所採取的孤立主義戰略外，其餘時期美國都採取不同的戰略方向，來達成美國本身的利益。在這些案例中，不難發現，幾乎所有的國際制度、機制、戰爭，都是由美國所主導的，而這些現象發生之後，也真的改變了國際上，不管是全球或是區域性的局勢。雖然美國在表面上並未真正實施過真正的霸權戰略，但實際上，美國透過上述這些戰略目標，卻也成為世界的霸權。

因此，我們可以說美國的霸權優勢是由上述的八個戰略所共同建構的，而也由於美國本身有效的運用，達成本身利益，促使美國國力越來越強盛，不管在經濟、軍事或技術上，都讓其他國家無法匹敵。加上美國價值的催化，使得大部分的國家都願意跟隨美國的脚步，聽從美國的領導，使美國霸權能不斷的延續。而這也是在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霸權，卻沒有任何國家想挑戰或抵制他。

## 貳、 區域主義

「區域」(Region)的定義，是從事區域分析和研究時，首先要界定的基本概念。Bruce M. Russett 認為區域的定義是靈活的，他在經過有系統的分析、研究後，提出五種不同的區域劃分標準：一、社會和文化相似的區域；二、由政治態度和對外政策相似的國家所組成的區域；三、政治上相互依存的區域；四、經濟上相互依存的區域；五、地理位置鄰近的區域。<sup>24</sup>經由 Russett 觀點的說明，可瞭解區域的基本概念及認知。另外，在學術界廣為引用的是 Joseph S. Nye Jr.對區域的定義：一個國際性區域，是由有限數量的國家，藉著彼此間地緣關係及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性，而連結在一起的。<sup>25</sup>Nye 從地緣關係的角度切入，同時也考慮到國家間相互依存的聯繫。此外，還有其他不同判斷區域的方式，或是對區域有不同的見解。例如，以使用語言的異同來作區分；也有學者使用貨幣計價單位的差異來作區分；<sup>26</sup>還有建構主義者運用

---

<sup>24</sup> Bruce M. Russett, 1967, *International Reg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s: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logy*. Chicago: Rand McNally & Company, pp. 1-13.

<sup>25</sup> Joseph S. Nye Jr., ed., 1968,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p. vii.

<sup>26</sup>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

「認同感」的不同來作為判別標準。若從結構分析的角度來看，區域這個「單位」是介於主權國家與全球之間的層級、領域。所以，區域的定義及概念已經超脫其地理特質的原始定位，其新的意涵可視為另一種特定的「空間領域」來看待。

而「區域化」(Regionalization)是指社會和國家間，各種功能性或地域性之結合，透過各種交流、網絡與互動結合的關係。<sup>27</sup>區域化同時代表著一個區域內社會整合的成長，及自發性的社會、經濟互動過程，就是所謂「柔性區域主義」(Soft Regionalism)的概念。<sup>28</sup>另一方面，Gilpin 提出「鬆散的區域集團」(Loose Regional Blocs)的概念，<sup>29</sup>同時描繪、提供從非正式結合的區域化，逐漸朝向具備正式結合要素的區域主義之發展路徑。區域化的柔性訴求，給予主權國家最大的政策彈性空間。換言之，此種自發性的區域化過程，讓主權國家在不失其自主性的情況下，達到初步區域內整合的目的，有助區域主義在其間的推展，對區域合作與整合都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說明區域及區域化後，本文將進一步探討「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概念與意涵。Nye 認為區域主義是：建立在以區域為基礎，而形成的國家間集團 (Interstate Groupings)。<sup>30</sup>John G Stoessinger 將區域主義認定為三個以上國家所組成的一個集團，以

---

Overview,”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pp. 1-1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3-4.

<sup>27</sup> 沈宗瑞、高少凡、許湘濤與陳淑鈴譯，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著，2001，《全球化大轉變》(Global Transformations)。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頁 21。

<sup>28</sup> Andrew Hurrell, 1995,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p. 37-7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9-40.

<sup>29</sup> Robert Gilpin,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397-401.

<sup>30</sup> Joseph S. Nye Jr., ed.,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op. cit., p. vii.

形成一特有的政治實體(Political Entity)為目的。<sup>31</sup>換言之，區域主義是指具有特定地緣關係國家間，所發展出經濟性、政治性，以及機構性合作的互助關係。<sup>32</sup>此外，Gilpin 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認為區域主義是：在一定地理範圍內的一些國家，試圖透過經濟合作或結盟，改善她們和已開發國家相對而言的地位。其主要的合作形式有三種：第一、建立自由貿易區或是關稅同盟，除了增加區域內部市場規模外，同時也保護本國產品面對外部的競爭；第二、實施投資規則和協議，以加強成員與已開發國家，特別是與其跨國公司討價還價的地位；第三、制定出區域產業政策，以便在各領域當中把本地相關的公司合理組織和集中規劃，使之成為該區域的領先者。<sup>33</sup>

「區域主義」所牽涉到的政經得失損益，一定是區域內、外有別的。換句話說，在該區域內的成員國間，基於共同利益而進行的區域內合作，本質上將因競爭或對立而不利於非成員國。所以，區域主義代表各國以特定之區域作為實現國家利益的場域，同時也因為彼此間的攻防戰—合作(Cooperation)和衝突(Discord)，造成該區域特定政經事務的改變。如此不但直接影響區域內或成員國家間的行為模式，也會間接促成區域外國家或其他區域的學習、仿效，改變該等國家或區域的政經發展。<sup>34</sup>

Andrew Hurrell 在檢視不同區域發展的現象後，把區域主義分為五個不同的「範疇」(Categories)來解釋：一、區域化(Regionalization)—區域化意指一個區域內社會整合的成長，以及

---

<sup>31</sup> John G. Stoessinger, 1975, *The Might of Nation: World Politics in Our Time*. New York: Random House, p. 338.

<sup>32</sup> 黃兆仁，1998.12，〈東亞區域主義與經濟互賴〉，《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第6期，頁167。

<sup>33</sup>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p. cit., p. 294.

<sup>34</sup> 同註1，頁203。

自發性的社會、經濟互動過程。換言之，也就是所謂的「柔性區域主義」，或者是早先的「非正式的整合」(Informal Integration)。此一非正式的整合及柔性訴求，給予了主權國家彈性空間，且在不喪失其國家自主性的情況下，區域內的整合速度也會加快；二、區域意識與認同(Regional Awareness and Identity)－區域意識或是區域認同，主要就是對於某一區域所產生的歸屬和認同感。雖然這一名詞的界定尚屬模糊，不過仍可了解到任何一個地區基本上都是主觀上的認定，是人們經由認知和想像所得到的結果。就如同「認知的區域」(Cognitive Regions)，或是「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這些都是經由人們的認知過程，逐漸形成的概念；三、區域國家間合作(Regional Interstate Co-Operation)－許多區域主義所呈現的現象，實際上是各國政府間的議價談判及制定規範的互動過程。這種互動關係可以是正式的，如區域國家間的高峰會議或部長會議。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型態，如區域論壇的形式。所以這些正式、非正式的安排，和 Stephen D. Krasner 所稱的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相當類似；四、國家推動的區域整合(State-Promoted Regional Integration)－國家推動區域整合的過程，連帶會要求各國政府針對商品、勞務、資金及人員的相互往來，制定特別的政策，目的就是要減少或取消相關的互動障礙。國家推動區域經濟整合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歐盟，當然東協自由貿易區、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也朝這個方向邁進；五、區域凝聚力(Regional Cohesion)－這裡是指在上述四種過程結合起來時，有可能形塑出一個和諧、穩定的區域體。<sup>35</sup>

Hurrell 的論點提供研究者很好的分析途徑，上述五大範疇給予在區域研究上有較為嚴謹的概念。其對區域主義所劃分的五大

---

<sup>35</sup> Andrew Hurrell, *op. cit.*, pp. 39-45.

範疇，本質上構成區域主義的五個面向，不論是靜態的說明或是動態的分析，都建構完備的研究方向。

至 19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期，全球開始興起新一波的區域主義發展潮流，儘管學界有著各種不同的看法和分析角度，不過皆同意這一波的發展潮流，主要是因為來自全球化的壓力。傳統國家在全球化的氛圍下，無法應付該挑戰和巨大的風險，必須藉由區域的層級來降低風險，所以區域間的合作與整合可以說是主權國家作為對全球化的一種回應及自保的方式。舊區域主義被定義為冷戰時的產物，具內向型、排外的，且大都是出於各國政府為了特定安全或經濟目的所做的安排；不過新區域主義則是外向型、非排他的，同時具有多元功能（複合型）。也就是說，這一波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的發展現象，不同於 1930 年代或是 1960、70 年代的發展特質，此一新的發展趨勢主要包含了以下三個特質：一、外向型與開放型區域主義；二、南、北區域主義；三、複合型區域主義。<sup>36</sup>三者之內涵及特色，分述如下：

外向型與開放型區域主義 (Extroverted and Open Regionalism)：過去傳統的區域貿易協定(RTA)，主要目的為增進區域間的貿易量或是進行產業間的區域整合，且其整合時機都是在全球經濟體系出現危機時，各地區為求自保，避免過度依賴國際經貿體系，而發展出內向性、保護性的區域主義。不過在全球化下發展的新區域主義，必須透過區域整合的方式、建立起對外開放性的聯繫，以期積極整合進入國際體系。此外，還需藉由簽定區域內或區域間的自由貿易協定(FTA)，完成開放型區域主義的

---

<sup>36</sup> 郝培芝，2004.1-2，〈亞歐會議形成的結構性動力與意義：從新區域主義的觀點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1 期，頁 129-132。

策略佈局。<sup>37</sup>另一方面，開放型區域主義是一種擺盪在多邊主義與雙邊主義間的「協調式單邊主義」(Concerted Unilateralism)，透過同儕壓力的共修過程(樂善)，把選擇性自由化(Selective Liberalization)的正果也普渡給非會員國(好施)。開放型區域主義通常是解釋東亞區域整合的重要特質，其特色主要是透過自願與協調的運作方式，在區域內逐步消除貿易與投資壁壘的同時，也遵守最惠國待遇(Most Favored Nation Treatment, MFN)原則，促進或至少不傷害多邊貿易體制。<sup>38</sup>開發中國家主要希望經由開放型區域主義的原則，積極整合進入國際體系，一方面避免走向封閉型區域主義，另一方面則是作為與已開發國家區域組織整合的重要機制。

南、北區域主義(North-South Regionalism)：新區域主義也打破傳統區域主義的迷思，同時因應全球化的趨勢與潮流，促成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間的互動和合作。一改過去南北衝突、對立的觀念，開發中國家爭取已開發國家資金的進駐，雙方更進一步釐清彼此間的關係，制定規範性的運作規則，使資本輸出國和接受國間，建立起制度性的機制，從而降低國際投資的風險，且保障國際商業活動的安全性。而開發中國家也希望在全球競爭中，透過與已開發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方式，提供跨國性、多國性的保障條件，增加自身的競爭力，爭取外資的進駐。

複合型區域主義(Multiple Regionalism)：新區域主義的氛圍也反映在全球化過程中，國際資本投資的不確定性。所以各國藉由參與不同的區域組織，透過建立多方的貿易協定來分散風險，同時各國希望積極整合進入世界經濟體系，避免在此一潮流下被邊緣化。例如美國不僅只為美洲自由貿易區的會員國，他同時也為

---

<sup>37</sup> 同上註，頁 130-131。

<sup>38</sup> 洪財隆，2003.5，〈第三條路？—開放型區域主義之緣起、內涵與進展〉，《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6 卷，第 5 期，頁 15。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以及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APEC)的會員國。此外，新一波區域主義形成的動力，往往源自區域的內在自發力，且不再侷限於帶有政治性的安全同盟或經濟性質的整合，而是朝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元目標來發展。

從 1930 年代、乃至於 1960、70 年代的發展過程，區域主義已漸擺脫其原本封閉、保護的策略，朝外向型、開放型的方向發展。而東亞區域主義也隨著這波潮流，逐漸的發展、萌芽。

## 一、 定義東亞區域主義

東亞在地緣上包含了東北亞(Northeast Asia, NEA)以及東南亞(Southeast Asia, SEA)兩個區域。此地區不論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存在很大的歧異性，然而隨著東亞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改革，其對於世界事務的影響力也越來越重要。特別東亞國家---中國（包含香港）、日本、南韓、東協、台灣---在國民生產毛額（GNP）和國內生產總額（GDP）佔全球的國民生產毛額（GNP）和國內生產總額（GDP）比例越來越高，可見東亞地區的發展潛力。<sup>39</sup>

東亞地區(East Asia)是否存在著區域主義(regionalism)，是近幾年許多學者在討論的問題。因為此地區不管在政治上或地緣上都處於一個複雜的狀態，幾乎不可能存在著所謂的區域主義。而早期探討此地區的經濟或安全等議題，都會區分為東北亞、東南亞，甚至以亞太地區來做闡述。因此我們很難想像此地區會有區域主

---

<sup>39</sup> Samuel S. Kim, 2004, "Regionalization and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4, p. 44.

義的存在。

然而隨著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Asian Financial crisis)的產生，在此之後，東亞地區開始建立許多雙邊協定，東協加三(ASEAN plus Three, APT)<sup>40</sup>的出現，更助長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sup>41</sup>由於這種新型態區域主義的發展，也促使美國開始將重心關注在東亞地區，企圖透過亞太經合會(APEC)的發展，而更加融入東亞地區的政治經濟環境。<sup>42</sup>因此，本節將從定義東亞區域主義開始，來探討東亞為何變的如此的受歡迎，而他的發展將會對全球的政經結構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是否能成為一個能與歐洲和美洲相互抗衡的經濟體。

正如前述，東亞區域主義的興起，一般就定義為是從 1997 年金融危機開始。<sup>43</sup>雖然在 1967 年東南亞就成立東南亞國家協會，但當時僅限於東南亞的少數幾個國家，並不包含東北亞。當時偏重於區域內貿易的擴大，像是建立區域貿易協定或是一個自由貿易區。<sup>44</sup>而東亞各國，則存在著許多的矛盾，幾乎沒有任何合作的可能，彼此的互動，僅限於由美國主導的亞太經合會中。直到亞洲金融風暴發生過後，東南亞各國經濟崩潰、日本的經濟泡沫化，激起了東亞各國的「區域自覺」(regional awareness)，才產生了東亞區域主義。我們可以說東亞區域主義是經濟不景氣下的產物，因此金融危機後，東亞開始建立許多雙邊協定，使得東亞地區經濟偏向多元的研究，特別著重於「金融」方面，非貿易。2000 年時，APT 更試圖建立一個通貨交流網絡的協議，更進一步討論創

---

<sup>40</sup> 東協加三，包括原東協會員國，再加上中國、日本和南韓。

<sup>41</sup> Charles Harvie and Hyun-Hoon Lee, 2002, "New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How Does It Relate to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19, No. 2, p. 123.

<sup>42</sup> Mark Beeson, op. cit., p. 541.

<sup>43</sup> Ibid., p. 547.

<sup>44</sup> Charles Harvie and Hyun-Hoon Lee, op. cit., p. 123.

立亞洲貨幣基金（AFM）。

使東亞產生這些動機主要在於，在 WTO 的架構下自由化過程緩慢。其次，歐盟的擴大以及泛美運動的成長。以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促使他們建立一個單一市場。他們不再相信美國或國際制度（IMF）給予的保護，亞洲領導者想在自己領土發展，對抗全球貨幣市場的浪潮。<sup>45</sup>這些舉動當然也改變各世界各國對此區域的看法，特別是美國希望更積極的參與東亞的區域組織。

## 二、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

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顯然是受到國際政治、經濟、歷史變遷的制約。冷戰時期，在東西雙方壁壘分明相互對峙下，東亞的區域主義不是反映美蘇強權的制約，就是顯示出南方國家的無奈。但是隨著冷戰的結束以及外來影響力的減弱，東亞各國的自主性逐漸提高，所以較有能力抗拒區域外先進國家的支配，也更有能力推動利己的區域主義。

針對東南亞乃至於東亞區域整合，其中並非只是單純的經貿合作，還帶有美國、中國及日本三者間的角力。日本從二次大戰就處心積慮，為建構大東亞共榮圈(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ty Sphere)的願景。日本於二次大戰後發展出雄厚經濟實力，自然對東南亞的競逐不肯鬆手。中國在 1978 年起也開始進行改革開放，從原先的成立經貿特區(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主導東協加一的議程，欲將自身影響力深入其後院----東協，運用經濟整合的運作

---

<sup>45</sup> Ibid., p. 123-124.

模式，達到區域整合後的經濟利益。至於在美國方面，有學者認為柯林頓時代由於漠視東南亞與美國間的關係，同時在亞洲金融風暴時對該等國家援助不利，導致美國在該區域的影響力直線下降。小布希政府上台後，修正並強化東南亞政策，欲在推動民主人權與維持政經穩定兩方面，維持並取得一個平衡點。<sup>46</sup>此外，為因應九一一所帶來的衝擊，美國順勢改變其戰略思維，以全球反恐的戰略思維為其對外政策的主軸。加上東協區域內國家因為種族、宗教等問題而衍生出的衝突日增，在雙方「各取所需」的情況下，給予彼此再次合作的機會。美國與東協在區域安全與反恐等議題上進行合作，除牽動東亞三大主義的交鋒，也讓美國成功地重回東南亞地區，繼續發揮對該區域的影響力。

簡單來說，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包含了三種區域主義：亞太主義(Asia-Pacificism)、東亞主義(East-Asianism)，及東協主義(Aseanism)。<sup>47</sup>以美國為首的先進工業國家，在強調自由經濟的全球主義範疇下，積極推動亞太主義，除強調全球化的政經發展外，同時也欲建構後冷戰時代的亞太政經秩序；東亞主義主要由中國和日本，依其各自不同的考量相互競逐，支持不同思維方式的東亞主義；至於，東協主義則是孕育於東西對抗的冷戰時代，當時主要還是以安全為主要整合出發點。不過到了後冷戰時期，在經濟合作與區域整合的風潮帶動下，東協主義逐漸由原本的區域安全組織，轉型為東亞經濟整合的重要平台。

隨著區域主義的盛行，東亞地區漸漸的產生區域自覺的意識型態，東亞地區的政經發展，也就從過去由美、日主導，以全球

---

<sup>46</sup> 金榮勇，2001.11-12，〈布希政府的東南亞政策與挑戰〉，《問題與研究》，第40卷，第6期，頁53-68。

<sup>47</sup> 同註1，頁214。

主義或亞太主義為主的運作方向，逐步發展成為以東亞主義甚至國家主義為主的力量，試圖牽引或吸納全球主義與亞太主義。這其中又因為中國與東協的整合，使東亞區域主義產生了不同以往的結構和變化。加上新區域主義在東亞地區的發酵，更加速東亞地區嘗試建立起「亞洲認同」(Asian Identity)。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道路並不平順，冷戰時東協主義者依附於美國為首的集團羽翼下；冷戰後，又受制於美歐國家的「干涉內政」。所以東亞國家在面對美歐國家概念下的「自由經濟區域主義」(Liberal Economic Regionalism)時，總是以「亞洲價值」(Asian Values) 來回應。<sup>48</sup> 亞洲金融風暴則是促使東亞國家真正願意合作的契機與轉捩點。也由於亞太經合會在風暴中沒有任何作為，如此也喪失了該組織在區域整合上重要的角色扮演。<sup>49</sup>

東亞新一波的區域合作與整合，著重在區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尤以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為主要軸心，漸次成為整合東亞區域的火車頭。為因應如同亞洲金融風暴的情況，於2001年8月的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年會時，同意建立一項區域貨幣換匯支援體系 (Network of Currency Swap Deals)。<sup>50</sup> 雖然美國在柯林頓主政時期，對東南亞的外交政策過於放任和紊亂；不過隨著全球反恐的嚴峻氣氛，東協諸國與美國間的安全議題合作必不可少。這也形成了東協在經濟議題上，與中國合作；但是在攸關國家安危的安全議題上，仍舊選擇美國為合作夥伴的情況。所以美、日雖然在新一波區域整合略居下風，但是日本依附美國外交政策的走向，也成為東協主義者制衡中國的夥伴。換句話說，東亞區域主義依舊是三股勢力的交會，三者間兩兩彼此

---

<sup>48</sup> Hyun-Seok Yu, op. cit., p. 263.

<sup>49</sup> Tun-jen Cheng, 1998.12, "APEC an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 Lost Opportunity for Institution-Building?"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 No. 2, pp. 21-32.

<sup>50</sup> 同註 46，頁 66。

間的合作和競爭，牽動著東亞政經局勢的發展。而美國在此地區所扮演的角色將仍受到矚目。

## 第四節 章節內容與研究架構

### 壹、 研究架構

本文主要探討，冷戰後美國在東亞的霸權角色，是否受到東亞地區區域主義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因此，本文之研究架構，便是從冷戰結束後開始探討。在冷戰結束後的國際環境下，探討美國霸權和區域主義的發展。而老布希、柯林頓與小布希三任政府的霸權戰略，建構出冷戰後的美國霸權。同時，區域主義也在東亞地區發展，形成東亞區域主義。接著，本文從歷史上的發展，比較冷戰後美國霸權與東亞區域主義之間的關係，進而推論，區域主義在東亞地區的發展，是否改變美國在該地區的霸權角色。請參見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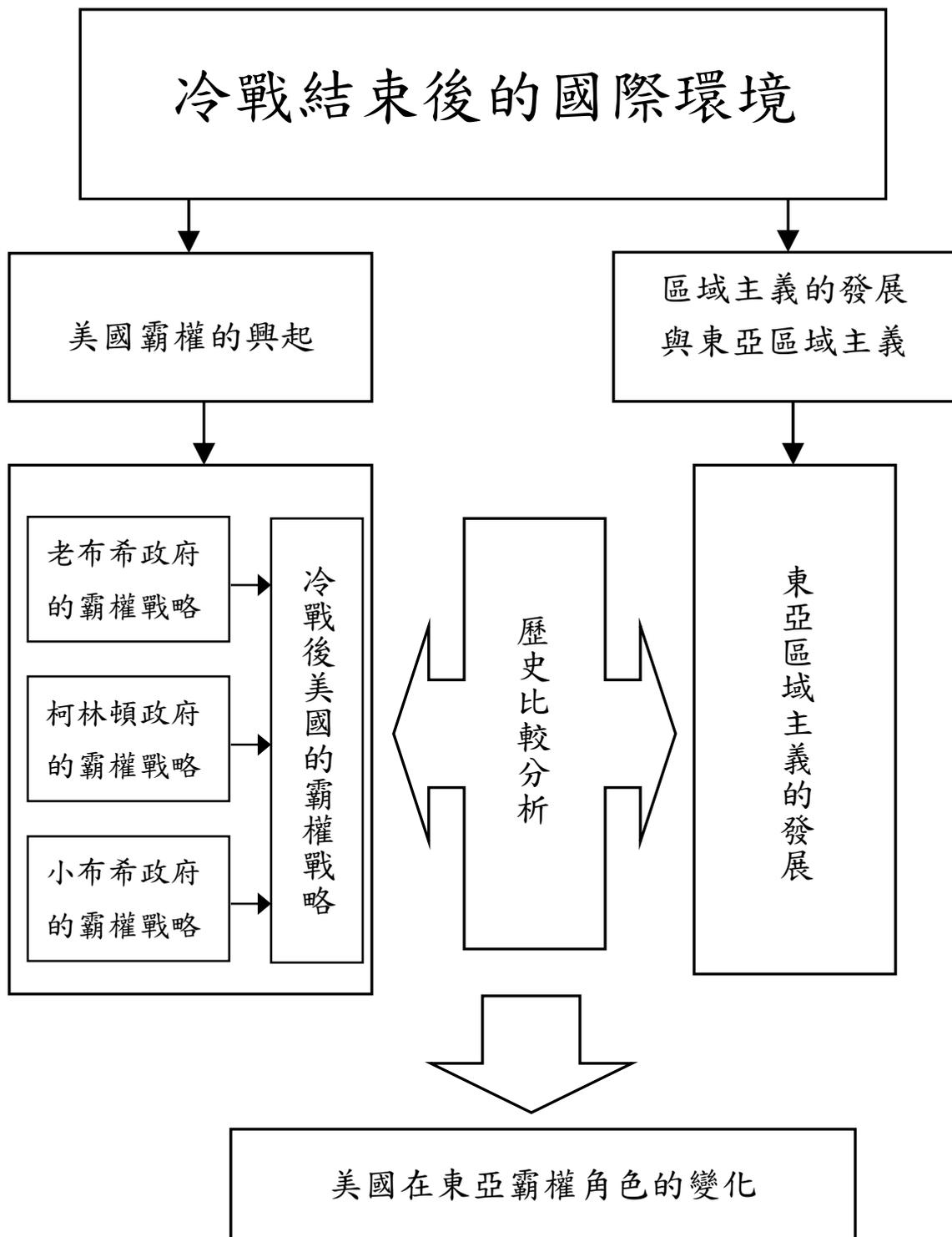


圖 1-1：論文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 貳、章節內容

本文在描述上，除了從霸權穩定理論探討美國霸權的興起及其霸權戰略，並說明區域主義的發展，以及其如何促成東亞地區區域主義的興起外，大部分的章節都將說明美國在冷戰後的霸權戰略政策。最後在透過歷史和文獻的分析與比較，試圖歸納出區域主義與美國霸權角色的關連性。

在章節安排上，本文將區分為五章。首先，第一章為緒論，將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目的、研究方法、文章架構，並回顧與本文相關之文獻，並對美國霸權興起和東亞區域主義加以說明。

第二章起的連續三章，將從歷史分析的模式，依序說明冷戰後，美國三任政府：老布希、柯林頓和小布希的霸權戰略。對於三任政府的霸權戰略，將分成「全球」和「東亞」兩部分。由於美國的區域政策，一直以來都是承繼其全球的戰略政策，因此，本文除了探討美國的東亞霸權戰略外，仍必須討論美國的全球戰略。在戰略的討論上，本文將以政治面和經濟面為主，其中政治層面，包括了軍事與安全的問題。本文透過上述的分析模式，找出三任政府在維持美國霸權上，分別是運用什麼樣的策略？是什麼樣的國際環境驅使美國運用不同的策略？而這樣的策略運用是否影響到美國的霸權角色。

第五章為結論，將先對前幾章之內容作重點整理及簡要說明。其次，運用區域主義在東亞發展的觀點，觀察區域主義的發展是否對美國在東亞霸權角色上有所影響。最後，提出對美國霸權角色發展的未來展望。

## 第二章 老布希政府的美國霸權戰略

老布希政府時期正值國際體系由兩極體系轉向多極體系的過渡時期。由於老布希政府尚未完全拋棄冷戰時期的戰略觀念，因此美國在全球及東亞戰略上同樣存在著過渡的色彩。加上區域霸權的興起以及美國政府的財政困境，該如何保有美國全球霸權的地位將是老布希政府即將面對的首要問題。而本章即透過分析老布希政府，在全球和東亞戰略上的策略，來觀察美國如何延續其霸權，並試圖找出區域主義對美國在東亞地區發展的影響。

### 第一節 建構新世界秩序

老布希在當選為總統後，正值冷戰的結束、蘇聯解體、東西德統一，因此老布希政府便根據當時的國際局勢的變化，擬定一連串的全球戰略。其目的不外乎就是想利用國際局勢的改變，重塑出一個屬於美國所理想的一個世界局勢，確定美國霸權的存在。而此時期美國的全球戰略可歸納為兩個部分：超越圍堵 (Beyond Containment)<sup>51</sup>、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而其全球戰略大體上是依循著「新世界秩序」的構想而進行的（見圖 2-1）。

---

<sup>51</sup> 亦有人稱之為「走出圍堵」(move beyond contain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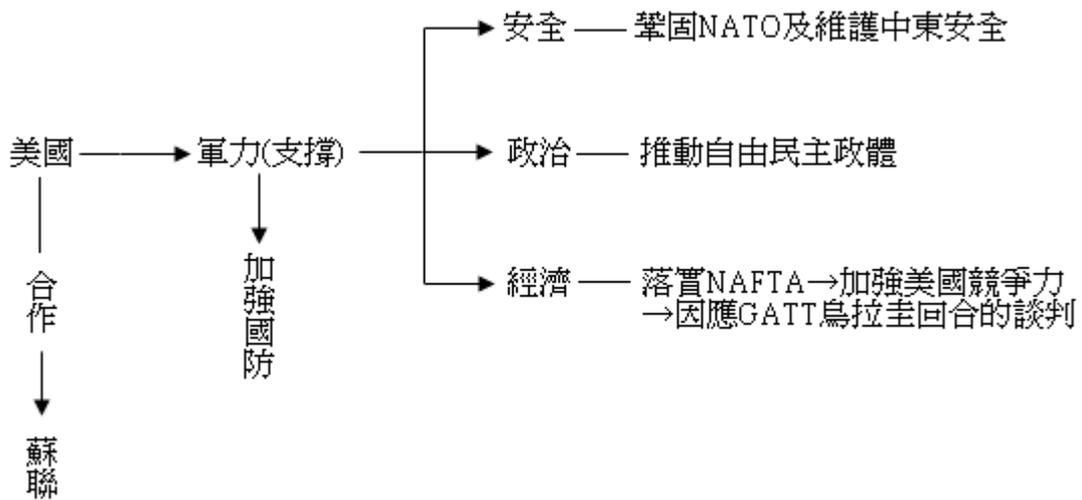


圖 2-1:老布希總統的新世界秩序構想圖

資料來源：李文志，1997，《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從扇形戰略到新太平洋共同體》。台北：憬藝，頁 46。

## 壹、 超越圍堵

此一戰略可說是美國針對蘇聯解體所做的一個戰略改變。由於冷戰時期，美蘇雙方冷戰的兩極體系，隨著蘇聯的瓦解，已不復存在，相對的美國原先的戰略目標自然也無法適用，<sup>52</sup>自然必須做出改變，提出一套新型態的戰略思維。而「超越圍堵」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漸成形。

1989 年 5 月 12 日，老布希在美國德克薩斯農業和機械大學發

<sup>52</sup> 冷戰時期美國的對蘇聯的戰略，主要就是「圍堵」(containment)戰略。其目的企圖利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及東亞的日本、南韓、台灣，防止蘇聯勢力的擴散，可說是美國實施最成功的戰略。

表了題為《蘇聯的變化》的演講，其內容圍繞著對蘇關係，並提出了「超越圍堵」的戰略概念。隨後又於同年5月21日及5月24日，分別在波士頓大學和海岸警衛隊學院的演說中，從不同角度進一步說明這個新概念。<sup>53</sup>在這幾次的演講中，老布希明確的指出，自杜魯門政府以來的「圍堵」戰略以成功的對蘇聯「發生了作用」，而現在已到了「超越圍堵」的階段，為90年代制訂一項新的政策。

在冷戰期間的40年，美國的圍堵政策主要是採用經濟、政治或必要時以軍事手段攔截和抵制蘇聯的擴張與影響。<sup>54</sup>而老布希的新戰略正好抓住東歐及蘇聯本身正在發生變化的時機，從舊有觀念中衍生出新的目標。而「超越圍堵」的新戰略，有幾個主要的特色：(1)希望將蘇聯納入國際社會中，使其因此成為負責任的國際成員一；(2)軟硬兼施，促進蘇聯體制上的改革一方面表示美國會考慮給予蘇聯援助，以渡過經濟難關，另一方面又表示蘇聯必須有實際動作，才可能得到美國的援助以渡過經濟難關，迫使蘇聯做出美國所期待的改進；<sup>55</sup>(3)加緊對蘇聯及東歐的和平演變，希望波蘭民主化的成功能擴展到其他國家。<sup>56</sup>

從上述特色可發現，「超越圍堵」除了「歡迎蘇聯重回到世界秩序中」外，更意味著美國想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及威嚇，並輔以政治、經濟、外交等非軍事手段，促使東歐國家能從內部產生政治多元的轉變，以進行和平演變，進一步鞏固美國世界霸權的地位。和「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畫」的政策相比，「超

---

<sup>53</sup> 丁幸豪、潘銳，1993，《冷戰後的美國》。台北：五南，頁32。

<sup>54</sup> 同上註，頁32。

<sup>55</sup> 美國對蘇聯提出的要求有5點：1.削減蘇聯的軍事力量；2.保證支持東歐自決；3.積極且確實的與西方國家合作；4.改善人權並實現政治多元化；5.與美國合作解決迫切性的全球問題。同上註，台北：五南，頁33。

<sup>56</sup> 蘇格，1998，《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頁581-582。

越圍堵」除了保有「圍堵」的因素，更多的是採用其他非軍事手段，促使蘇聯繼續演變。簡言之，美國此時期的外交政策仍是以歐洲及蘇聯的共產集團為關注中心，企圖保持美國世界霸權的目標與地位。<sup>57</sup>

## 貳、 新世界秩序

「新世界秩序」的世界觀可以說是老布希總統的註冊商標。<sup>58</sup>由於老布希上台之際，正值全球民主化浪潮興起，加上蘇聯、中歐共黨國家一連串的政治、經濟改革，都突顯出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和正確性。因此，在 1989 年 5 月 24 日老布希便表明支持反映美國價值的「新世界秩序」，以取代冷戰時期的兩極體系。<sup>59</sup>

1991 年 4 月 13 日，老布希在對蒙哥馬利空軍學院發表演講時，對「新世界秩序」做出較具體的闡述。<sup>60</sup>他說明冷戰的結束，是建立新秩序的契機，而它並非一個指導各國行為的藍圖或是凌駕一切的結構或制度，也不是犧牲或侵犯美國的國家主權和利益，只是賦予美國一個責任，嘗試與其他國家共同用新的方式去嚇阻侵略，實現穩定、繁榮與和平。而老布希更進一步指出，要產生這種新秩序願景，必須各國共同分擔承諾，建立一套原則制約彼此關係。這套原則包括和平解決爭端、團結一致反對侵略、減少並控制軍備、公平對待所有國家的人民。

<sup>57</sup> 王維新，2002.12，〈後冷戰時期迄今美國亞太戰略之探討〉，《中山學報》，第 23 期，頁 124。

<sup>58</sup> 高德源譯，Zbigniew Brzezinski 著，2008，《美國的危機與轉機——從老布希、柯林頓到小布希的外交成績單看超級強權的未來走向》。台北，左岸，頁 51。

<sup>59</sup> 周煦，1999，《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台北，生智，頁 38。

<sup>60</sup> George Bush, 1991.4.13,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to the Air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urity.

老布希之所以要建立一個新世界秩序，主要有兩個目標：首先，他希望透過冷戰後這波世界各國改革的風潮，力推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確保美國的基本價值觀不受損害，並能同時在世界各地獲得推行；其次，建立一個「穩定和安全」的世界，以便使美國的「民主和理想」在全世界得到廣泛實現，進而維護美國的全球利益。<sup>61</sup>因此，所謂的「新世界秩序」，其實就是由「美國」所創建、主導的世界秩序。無疑地，是希望美國能更有效、更容易的主導世界局勢的發展。

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老布希政府當然也訂定了一系列的原則和方法。首先，必須「維護美國領導地位的必要性」，因為唯有在美國的帶領下，才有可能加快世界改革的腳步，也唯有美國才有這樣的能力去主導它；其次，在軍事上必須保持必要的軍事實力，以「實力求和平」。隨著冷戰結束，在國內輿論以及長期財政赤字的壓力下，美國進行裁減軍力，從原先的「優勢戰略」(Strategy of Preponderance)，轉而採取「區域防衛戰略」(Regional Defense Strategy)。在該戰略下，美國的重點是嚇阻及贏取區域性戰爭，並同時保有擊敗全球性威脅的潛力。<sup>62</sup>而老布希政府所提出的「基盤戰力」(the Base Force)，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其目的在於，一旦區域發生衝突，美國會先採取防禦性反應，然後再部屬較多的武力，進行反攻，贏取勝利。若同時發生兩個區域性戰爭，則依情勢狀況作戰略性的調配。<sup>63</sup>簡單來說，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戰略，讓美國能夠有辦法贏得兩個主要區域戰爭的勝利。

---

<sup>61</sup> 同註 53，頁 52-53。

<sup>62</sup> 同註 59，頁 40-41。

<sup>63</sup> Martin L. Lasater, 1996, *The New Pacific Community: U.S. Strategic Options in Asia*, Boulder, col.: Westview Press, pp. 14-15.

此外，老布希政府更強調加強同盟國的伙伴關係，並共同分擔責任和義務。正如國務卿貝克(James A. Baker III)於1992年在芝加哥外交關係協會演說中所提出的「共同交往」(collective engagement)之說一樣，美國應扮演領導者及媒介的角色，與盟邦同心協力，擴大市場經濟與民主國家的陣容，進而締造以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為支柱的和平。<sup>64</sup>同時，隨著美國財政赤字的增加，美國更是需要盟國分擔這份責任和義務。<sup>65</sup>

總體而言，老布希政府就是希望透過建立「新世界秩序」的過程，來推廣民主政治與自由市場經濟，進而達成世界的和平、自由、安全與繁榮。當然，在這過程中，美國可能漸漸的成為世界政府的領導者，除了帶領各國建立新秩序，並透過聯合國合法的授權來對抗「挑戰者」，<sup>66</sup>維持世界各區域的權力平衡，美國逐漸主導了整個世界的走向，儼然成為世界的霸權。

## 第二節 維護美國東亞霸權

老布希政府的東亞戰略基本上是延續著全球戰略的基本架構，透過基盤戰力維持該地區的安全與和平，並企圖促使東亞地區國家朝向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發展。但實際上，老布希政府早期的重心並不在東亞地區。當時，老布希政府所關注的是歐洲地區的發展，特別是在東歐。由於正值蘇聯解體、東歐民化浪潮興

---

<sup>64</sup> James A. Baker III, 1992.4.22, "A Summon to Leadership,"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3, No. 17, pp. 321-324.

<sup>65</sup> 同註 53, 頁 53-54。

<sup>66</sup> 老布希認為波斯灣戰爭是對新秩序的第一個考驗、挑戰。因為波斯灣的區域衝突不是超強對抗的代理戰爭；聯合國安理會發揮很大的功能，一致通過12項決議案，制裁侵略者；所有國家都加入反對侵略者的行列。可參見，丁永康，1999.5-7，〈冷戰後美國的大戰略：建立單極霸權體系之挑戰〉，《美歐季刊》，第134期，頁170-171。

起，老布希政府希望透過這次的機會能徹底瓦解社會主義在東歐的影響力。此外，中東局勢變化多端，美國更需要歐洲國家的支持與分擔。

反觀東亞地區，由於冷戰過後不論在政治或是經濟上都沒有明顯的變化，老布希政府自然不會花費太多的心思在東亞地區上，僅僅在戰略上做出一些規劃，以延續其全球戰略。一直到老布希政府的後期才開始察覺到東亞地區多邊政經對話管道的重要性，<sup>67</sup>轉而積極參與、接觸東亞地區的事務。本節將從政治與經濟兩方面來探討老布希政府的東亞戰略。

## 壹、 政治層面

在 1990 年 4 月老布希政府發表一篇名為《亞太邊緣地區的戰略架構：展望 21 世紀》(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 Looking Toward the 21st Century)的報告中，美國對東亞地區的戰略作了基本的說明。該報告中除了表明美國因大幅刪減國防預算，必須從 1991 年起逐年裁減在亞太的駐軍（見表 2-1），<sup>68</sup>並聲稱將在東亞地區繼續扮演主導和平衡的角色，並且不容許任何區域性組織或國家取代美國的角色。

表 2-1：老布希政府裁減亞太駐軍計畫表

單位：人

<sup>67</sup> 吳玲君，1992.12，〈小布希政府與東亞經濟自由貿易協定〉，《國際關係學報》，第 17 期，頁 47。

<sup>68</sup> 該報告計畫十年三階段裁減十三萬五千亞太駐軍。第一階段（1990~1992）裁減一萬四千至一萬五千人。第二階段（1993~1995）和第三階段（1996~2000）則視當時的國際情勢而定。可參見，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1.2.28,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 Looking Toward the 21st Century: A Report to Congress*.

年 度	1990	1992	1995
日 本	50,000	45,277	44,527
南 韓	44,000	37,413	30,923 (註1)
菲 律 賓	14,800	2,000 (註2)	
海上巡弋等	25,800	25,800	26,800 (註3)
總 計	135,600	111,490	102,240

資料來源：周煦，1999，《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台北，生智，頁46。

註1：因北韓核武問題，美軍裁減計畫暫予凍結。

註2：後因菲律賓拒絕續租基地，美軍便於1992年全數撤離，而非僅2,000人。

註3：包括自菲律賓撤出而部屬至其他地區的1,000人。

而美國國務卿貝克於1991年所提出的「扇形」(fan-spread)架構說，更凸顯美國欲掌控東亞地區發展局勢的野心。<sup>69</sup>在該架構中說明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和由美國及其盟邦所締結雙邊軍事條約為基礎的安全體系，將是美國亞太政策的三根骨幹。首先，政治民主化涉及人權的保障和公民權的體現，必然將促使威權或極權政體的解構或轉型；其次，經濟自由化涉及經濟的市場化和政府角色的淡化；最後，「扇形」安全體系，以雙邊軍事條約方式建構。貝克將美國與亞太地區交往的結構比喻成一把摺扇，「扇底」以美國為中心，往西延伸越過太平洋。而摺扇的核心扇骨即美日同盟，往北延伸的扇骨是美韓同盟，往南伸展的扇骨則是美國與菲律賓、泰國和澳洲的同盟（可見次頁圖2-1）。透過這樣的架構，使美國更能充分的掌握此一區域的情勢，不僅在軍事上能做有效的控制，同時也能透過這樣的架構讓彼此共享經貿利益和擴展民

<sup>69</sup> James A. Baker III, 1991-92, 12-2,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5, pp. 1-18.

主化的發展。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角色，亦由圍堵蘇聯轉而成為此區域的權力平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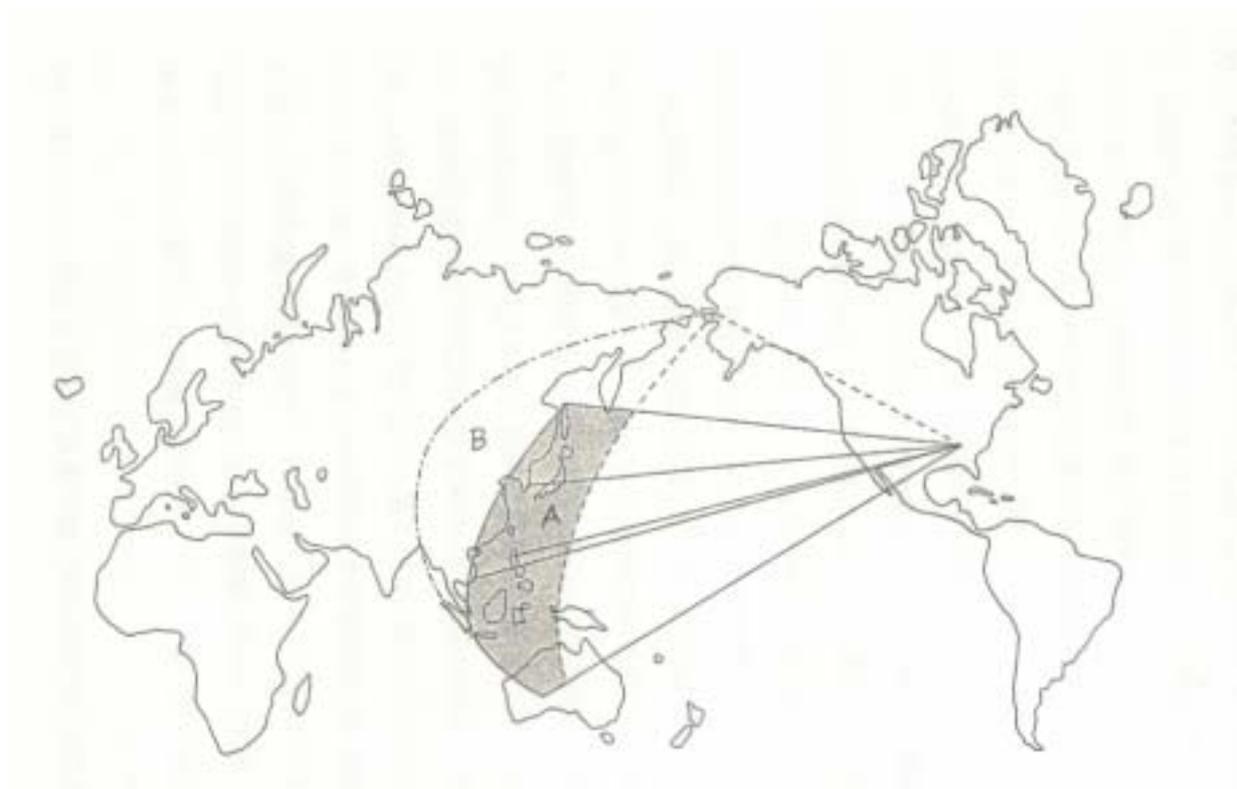


圖 2-2：老布希政府的東亞扇形戰略及其衍生

資料來源：李文志，1997，《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台北：憬藝，頁 60。

此外，美日同盟之所以成為「扇形」架構中的核心，在於美國調整了冷戰時期美主日從的舊美日關係。一方面美國在東亞地區，甚至是在全世界的事務中，對日本的依賴程度不斷加大，並且希望日本能與美國共同分擔世界的義務。另一方面，維護美日同盟也同時是在抑制日本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基本上，美日同盟是建立在美日安全條約和安保體制的基礎上，若維護美日同盟，就意味著繼續履行美日安全條約和安保體制。美國也承認，美日同盟是美國在亞太政策上的基石，特別對於東北亞地區的發展更

是相對的重要。<sup>70</sup>因此，美日之間的外交政策，皆有可能對東亞地區產生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影響。

## 貳、 經濟層面

老布希政府在經濟上同樣維持了在冷戰時期的雙邊關係。<sup>71</sup>冷戰時期，這類的雙邊協定充分發揮了穩定政治安全的功能，同時有保障了東亞資本主義世界經貿的成長。因此，美國對於亞太會議(Asia and Pacific Council, ASPAC)、東南亞國協組織(ASEAN)及太平洋自由貿易區(Pacific Free Trade Area, PAFTA)等經濟合作為主的區域合作僅表示鼓勵，並無積極參與。縱使在1979年第96屆國會開始舉行有關亞太地區多邊經濟合作的聽證會，並開始參與日本及澳洲所發起的非官方性質的經濟會議，如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BEC)及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 PECC)，但美國的外交重心仍然關注於歐洲，對亞洲的活動並不積極。<sup>72</sup>

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1989年，澳洲總理霍克倡導成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時，美國仍然不熱衷。到了90年代初期，有許多輿論、政治與學界各方人士認為基於亞太推動區域合作的趨勢，建議必須在亞太地區進行多邊區域合作。甚至部分華府官員在各種有關亞太事務的演說中，建議政府能考慮建立「亞太共同體」來解決該區域內的問題。<sup>73</sup>同時，當時的國務卿貝克也公開的宣示，表達美國願意加入東亞地區的

---

<sup>70</sup> 同註 53，頁 176-179。

<sup>71</sup> 像是美國與日本、南韓、菲律賓、中華民國及新加坡等國所簽訂的正式協定或備忘錄。

<sup>72</sup> 同註 67，頁 47-48。

<sup>73</sup> 美國前駐菲律賓大使伯恩瓦斯(Stephen Bosworth)及紐約時報社論主筆參葛(Leon Sigal)都在外交事務上推銷多邊主義。智庫如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與布魯金斯(Brookings Institute)等為文說明多邊安全組織的優點。

經濟整合，藉此強化東亞地區的政治與戰略上的連結。<sup>74</sup>於是老布希政府，在 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陷入膠著、世界經濟邁入區域化趨勢、以及美國本身經濟力下滑下，期望依其「新世界秩序」的藍圖，企圖成立 NAFTA 來增加美國經貿的談判籌碼，藉此增強美國在雙邊公平貿易與多邊自由經貿體制上的優勢，進而介入亞太經貿體制的發展，並主導 APEC 的發展。透過這樣的規劃，美國才開始參與亞太地區的多邊經濟合作。

### 第三節 結語

綜觀老布希政府的霸權戰略，無論是在全球或是東亞地區，都是呈現一致的狀態。亦即，為確保美國霸權的主導地位，必須實現其「新世界秩序」的理想與目標，並透過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的自由化以實現「美國價值」的觀點，而強大的軍事力量則為美國最大的籌碼。雖然美國的經濟實力，因為大量的國防支出而大不如前，但透過拉攏盟邦、友邦，甚至是瓦解後的蘇聯，來分擔國際上的義務和責任，可說是美國在冷戰後能成為「世界警察」，鞏固霸權的重要因素。

在東亞地區，由於冷戰後美國關注於西方的發展，而較不重視，甚至忽略它的重要性，僅僅認為冷戰時期的雙邊協定或備忘錄，就已足夠應付東亞的局勢發展。然而，隨著時間變化，美國的實力不僅在經濟上，甚至在軍事上也相對式微。而日本在工業和金融的發展上有超越美國的趨勢。加上新區域主義的潮流在此時吹入東亞地區，導致東亞地區的國家開始擔心歐洲和北美在經

---

<sup>74</sup> 此種連結即前文所提到的「扇形」戰略架構。James A. Baker III,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op. cit., pp. 1-16.

濟上的整合，可能會對他們本身造成衝擊，也因而促使東協國家不再故步自封，轉而開始向外發展。<sup>75</sup>

以上的種種因素都迫使了美國不得不將焦點重回到區域問題上，特別是在東亞地區。雖然這些舉動使美國回頭關注東亞地區的發展，並做出一些政策上的改變，但我們若從老布希政府在擬定東亞戰略的策略上，仍不難發現美國實際上仍然是以霸權的姿態來處理東亞的事務，包括了「扇形」戰略、對日本的關係以及APEC運作上的態度。因此，老布希政府時期的美國在東亞地區不僅扮演權力平衡的角色，並且積極的尋求霸權的地位，主導此區域的發展，以符合美國「新世界秩序」的戰略目標。

---

<sup>75</sup> 宋興洲，2005，《動態的東亞經濟合作：理論性爭辯與實踐》。台北：鼎茂，頁190-191。

### 第三章 柯林頓政府的美國霸權戰略

「什麼是外國與什麼是本國，已經不再有差別了----全球經濟、全球環境、全球愛滋病危機、全球軍備競賽----這些都會影響到我們所有人」。<sup>76</sup>這是前美國總統柯林頓於入主白宮第二天(1993年1月21日)所說的一段話。相對於他的前任總統老布希，柯林頓顯的更具有國際觀，並且在外交政策上更關注軍事以外的事務。當然，我們可從柯林頓在參選美國總統時所提的訴求----解決美國經濟及內政問題----即可看出端倪，而這樣的策略也成功地將柯林頓帶到美國總統的位置上。

柯林頓在基本路線上，走的是與前任總統老布希完全不同的路子。但實際上，有少部分的戰略思維，特別是在軍事上，還是延續老布希的基本概念，不過是在某些部分做了一些修正。而本章同樣從柯林頓政府在全球及東亞戰略上的規劃，來觀察美國的霸權戰略。柯林頓如何應用他的全球化理念來延續美國霸權，並對老布希的戰略作了什麼樣的修正？而在東亞地區北韓的核武問題以及中國的崛起，對美國霸權做了什麼樣的考驗？1997年金融風暴又給了美國什麼樣的機會，重新回到東亞？但在此之後東亞地區區域主義的興起，又對美國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以上這些問題都將是本章討論的焦點。

---

<sup>76</sup> 同註 58，頁 97。

## 第一節 交往與擴大的全球觀

老布希經歷了冷戰的結束、蘇聯的解體，我們可稱他為冷戰過渡時期的總統。柯林頓則是後冷戰時期的首位總統，在這全然不同的國際情勢中，當然在全球的戰略規劃上也會有所不同。

柯林頓的新全球戰略，在其就職的九個月後大致成形。這段期間柯林頓政府共發表了三場演說，提出了所謂「交往」(engagement)與「擴大」(enlargement)的戰略概念，<sup>77</sup>之後「交往」與「擴大」便成為柯林頓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而競選期間所提出的改善美國經濟問題，也成為柯林頓再重建美國霸權中的重要一環。本節將從柯林頓的「交往」與「擴大」的國家安全戰略來探討柯林頓政府的全球戰略，並如何改善美國的經濟體質，以重建美國在經濟上的霸權。

### 壹、 交往與擴大的國家安全戰略

柯林頓在 1992 年當選總統後，即提出「交往」戰略。而該戰略主要在追求三個目標：(1)改組軍力，減低軍費；(2)加強與盟國合作，促進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擴展和鞏固；(3)重建美國的經濟領導地位，刺激全球經濟成長與繁榮。<sup>78</sup>從這個戰略中，能觀察

---

<sup>77</sup> 此三篇演說分別為：國家安全顧問雷克在 1993 年 9 月 21 日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ho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等國際研究學院，發表的「從圍堵到擴展」(from Containment to Enlargement)演說；以及第二篇由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歐布莱特女士在美國國防大學的演講——「美國軍力使用綱領」(U.S. Developing Use of Force Guidelines)；最後一篇則是柯林頓本身在聯合國大會的致詞，題為「美國承諾實現聯合國的願景」(U.S. Committed to Mahing U.N. Vision a Reality)。上述三篇文章奠定了柯林頓政府時期的全球戰略。可參見，李文志，1997，《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從扇形戰略到新太平洋共同體》。台北：憬藝，頁 71-73。

<sup>78</sup> Martin L. Lasater, 1996, op. cit., p. 30.

到柯林頓在制訂政策上，追求的是經濟上的發展與民主的鞏固。柯林頓身為民主黨員，自然對於推行民主政治的概念是理所當然。加上此時的美國經濟與軍事實力已經相對的衰退，因此他希望透過盟國的合作進而改善全球的經濟體質，甚至提升美國的經濟實力。

1993 年柯林頓的國家安全顧問雷克(Anthony Lake)更提出以「擴大」來取代冷戰時期的圍堵戰略。1993 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柯林頓也首次納入「擴大」的戰略，並說明其戰略目標是追求擴展全球的民主政治，但當時只稱其全球戰略為「交往與領導」(Engagement and Leadership)，直到 1994 年至 1996 年的報告才明訂為「交往與擴大」(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sup>79</sup>至此，「交往與擴大」正式成為柯林頓政府的全球戰略。

此戰略基本上是依循三個主要核心原則在運作，即全球領導(global leadership)、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和選擇性介入(selective engagement)。<sup>80</sup>柯林頓政府認為，美國在世界上並不應該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國本身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相對於其他國家仍擁有相當的優勢，且更是民主的大本營，因此，美國在國際社會中是塑造安定的政治關係與開放的貿易不可或缺的國家。而且，美國可利用「預防外交」以最少的人力和物力代價，透過外交談判、經濟援助、軍事部署等各種手段，協助解決問題、降低緊張關係、化解衝突和消弭危機。至於行動方面，僅對於會涉

---

<sup>79</sup> The White House, 1993.1, *Nation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p. 3; The White House, 1994.2, *A Nation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The White House, 1995.2, *A Nation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The White House, 1993.2, *A Nation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可參見周煦，1999，《冷戰後的美國東亞政策：1989-1997》。台北：生智，頁 46-47。

<sup>80</sup> 同註 59，頁 47。

及美國本身安全利益最密切相關的事務，美國才會有所因應。換句話說，不管是採取片面或多邊的行動，美國都將會運用最大的資源與最適當的手段還發揮作用。

因此，「交往與擴大」的國家安全戰略可以說是柯林頓政府時期對外政策最主要的思維。上述的運作原則，是期望達成復甦美國經濟、擴展全球民主體制以及強化國際安全體制三項目標。基本上，此三項目標彼此相輔相成，是柯林頓政府時期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sup>81</sup>其最終目的就是希望以強大的國防軍事力量來有效的強化安全，維護美國的各項國家利益，並且透過加深與友邦國家的關係，擊敗或嚇阻各區域中的侵略者，並反對毀滅性武器與非但的擴散，以支持美國經濟的復甦及民主體制的擴展，進而促成國家安全。

若與老布希的「新世界秩序」相比，基本上兩者所追求的目標並無不同，主要都是希望維持世界的穩定與和平，推廣美國的基本價值觀，維護美國的全球利益。但不同的是，老布希政府仍希望能主導世界秩序的發展，柯林頓政府則是讓自己擔任領導者的角色，帶領世界朝向美國的價值觀發展。因此，柯林頓的作法比老布希更明確、更具企圖心，把民主和市場經濟當成一種外交工具，以「擴展市場民主體制」(Enlarge market democracies)取代冷戰時期的「圍堵主義」。然而，「交往與擴大」的戰略似乎能把美國帶往另一個高峰，包括經濟與內政問題的處理，但其他方面，特別是軍事上的問題，像是北韓核武、中東、伊朗的衝突、俄羅斯與車臣之間的問題，就不是那麼管用。<sup>82</sup>

---

<sup>81</sup> 同註 77，頁 67。

<sup>82</sup> 同註 58，頁 131-153。

## 貳、 柯林頓經濟學

相對於政治安全上不全然的成功，柯林頓政府在解決經濟問題上卻展現極佳的成果，特別是在解決美國財政問題及振興美國經濟方面。部分學者稱柯林頓政府這套經濟政策為「柯林頓經濟學」，<sup>83</sup>其最大的特徵是強調國家機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角色。與過去雷根與老布希執政時的共和黨政府不同的是，柯林頓政府認識到，在世界經濟區域化的發展趨勢下，國家機關在競爭激烈的國際經濟中必日趨重要，因此修正了美國過去以自由放任為主的經貿政策，改而強調凸顯政府的角色。此外，柯林頓政府更籌組「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NEC)及「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CEA)<sup>84</sup>：前者透過該委員會的成員來共同協調解決美國的基本經濟問題，後者則專責處理美國經濟，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的國際競爭及貿易公平問題。

美國民主黨的經濟政策在傳統上是以強調擴大政府職能的「凱因斯主義」為施政依據，柯林頓政府自然也不例外。尤其，柯林頓政府認為，在制訂經濟發展政策的過程中，政府將扮演重要的角色：短期內企圖藉「擴大公共投資」刺激經濟景氣；就長期而言，則希望藉由改善美國的基本經濟體質，進而提升美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根據柯林頓政府的規劃，其政策主張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

<sup>83</sup> 同註 77，頁 75。

<sup>84</sup> 國家經濟委員會，是由投資金融專家魯賓(Rebert Rubin)、財政部長班森(Lloyd Bentsen)、商務部長布朗(Ronald H. Brown)、勞工部長李奇(Robert Reich)與貿易代表肯特(Mickey Kantor)等經濟首長組成；經濟顧問委員會則是由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泰森(Laura Tyson)所主持。

- 一、政府應經由公共投資來改善美國的基本建設，像是建立完善的道路或通訊網絡。
- 二、政府應加強教育與職業訓練，以提升勞工的素質與人力資源。
- 三、政府應以「國家安全」的角度，扶持特定的策略性產業，尤其是高科技產業，以選擇性的產業政策奠定美國經濟發展的優勢。<sup>85</sup>

在對外貿易政策的規劃上，柯林頓政府以國家為單位重新構思經濟政策。與過去最大的不同在於，柯林頓政府認為，雙邊公平貿易的利益優先於多邊的自由貿易。在經濟競爭日愈激烈的國際環境中，市場的力量會被各國的經貿發展策略與政策規劃所取代，而所謂的自由貿易也只適合於「交易條件」(term of trade)相當的國家，或擁有較佳「交易條件」的國家。根據這樣的觀點，美國的經貿政策就應從國家安全與戰略的層次來規劃，以重新取得美國在國際經貿戰爭中的優勢。因此，柯林頓政府將其對外貿易具體展現在三個面向上，有效的管理匯率、公平的貿易，和有選擇性的產業發展，以確保美國全球經貿的優勢。此舉在對外貿易關係中強調了美國單邊「國家主義」的重要性，但並非採取貿易保護政策。柯林頓政府除了強化「國家主義」以落實雙邊公平貿易的同時，另一方面，也積極強調維持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的必要性，避免全球經濟陷入另一次貿易保護主義大戰。<sup>86</sup>也就是說，柯林頓政府藉由多邊體制掩護美國利益，即以「全球主義」包裝「國家主義」，進而主導全球經貿體制走向的積極策略。

---

<sup>85</sup> 同註 77，頁 76-77。

<sup>86</sup> 1930 年代，美國為抗衡「英鎊集團」對美國產生的貿易衝擊，而採取相對的貿易保護政策，結果造成雙方形成保護主義大戰，導致 30 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

總體而言，柯林頓政府的經貿政策明顯不同於老布希政府企圖以軍力來建立「新世界秩序」，維持美國優勢的戰略觀。而這種差異除了反映後冷戰時代國際關係特質的轉變外，也突顯出柯林頓以「經濟安全」取代了以「軍事安全」為美國取得軍事霸權的老布希。這種軍事與經濟的轉變，正好說明了冷戰後美國的國際地位及其全球戰略內涵的改變。而這種轉變也相對的影響了柯林頓政府在東亞地區的戰略規劃，特別是當區域主義潮流進入東亞地區後，對東亞所產生的影響。

## 第二節 新太平洋共同體

，柯林頓的東亞戰略亦如其全球戰略，是「交往與擴大」，與老布希相同，只是將其稱為「新太平洋共同體」(A New Pacific Community)，其目的就是為了鞏固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利益。而用「新」則是為了與老布希政府早期所提的太平洋共同體之概念加以區別，但本質上卻是相當類似。

相對於老布希政府對東亞的冷淡，柯林頓對東亞地區的發展就顯得較積極。亞太地區的權力結構在蘇聯解體、美國經濟衰退老布希政府開始裁減此區駐軍的情況下，逐步轉型成以區域內各國為主要行為者的權力互動關係。1985年「G5」財長會議的召開及其所簽訂的「廣場協定」，<sup>87</sup>除了造成美國在東亞甚至亞太地區之經濟地位的削弱外，更直接影響東亞各國的經貿發展，不僅改變東亞地區既有的經貿結構，在東亞區域投資帶動貿易的效應

---

<sup>87</sup> 1985年9月22日，美國、聯邦德國、法國、英國和日本5國財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並達成協定，即「廣場協議」，決定5國聯合行動，有秩序地使主要貨幣對美元升值，以矯正美元估值過高的局面。

下，東亞各國間相互投資的金額大幅增加，區域內的貿易量與貿易比例也因而上揚；隨之，東亞地區占全球貿易的數額比例也迅速攀升，相對的美國在此時對東亞的貿易逆差也持續加大。從經濟權力結構的變遷觀之，「廣場協定」的意義，即在於提升東亞區域經濟利益的自主性。對於冷戰時代主導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美國而言，1980年代後期東亞經貿發展的趨勢，明顯不利於其企圖在後冷戰時代持續保有主導東亞經濟發展的地位。<sup>88</sup>

然而，因為東亞地區各國在文化、語言、政治制度、宗教、經濟能力、意識型態上有明顯的分歧，造成此區充斥著潛在的危機與衝突。特別是軍事衝突上，由於美國的撤軍、中國威脅論的興起，領土主權問題、意識型態對立，以及北韓的軍事威脅，更使得東亞的區域安全問題面臨極大的挑戰。對美國而言，這些潛在的危機與衝突，將不利於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利益，不論是在軍事戰略上或是經濟發展上。<sup>89</sup>因此，柯林頓政府將「交往與擴大」的戰略思維運用到東亞地區，於1995年2月美國國防部提出的《東亞與太平洋區域的美國安全戰略》(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的報告中，就分別對「交往」與「擴大」的對象做了詳細的說明。其中「交往」主要是加強美國和亞太盟國的友誼與現代化，主要的國家有日本、南韓、東協國家、澳洲及太平洋群島國家；「擴大」則是加強擴大普及自由市場的民主制度與非美國傳統盟邦的國家，這些國家主要有中國大陸、俄羅斯、北韓及越南。<sup>90</sup>透過這樣的戰略思維，美國企圖能在東亞地區佔有一席之地。

---

<sup>88</sup> 同註 58，頁 211。

<sup>89</sup> 同註 57，頁 126-128。

<sup>90</su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5.2,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pp. 8-12.

雖然區域主義及亞洲金融風暴刺激了「亞洲價值」(Asia Value)的興起，但因有上述諸多因素的考量，以及東北亞三國在區域合作上的矛盾，<sup>91</sup>都促使美國在東亞有機可乘。但對美國而言，要在東亞地區擁有發言權，不能再像從前一意採取強勢手段，而是必須有所改變。本節將從政治層面開始探討柯林頓政府是如何讓美國霸權必須存在於東亞，讓東亞各國不能忽略美國的存在。

## 壹、 政治層面

傳統上美國對東亞地區政治上的議題仍關注在安全與穩定上，柯林頓政府自然也不排除在外。特別是北韓核武問題的不確定性加深，以及中國威脅論的考驗，都考驗著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霸權地位。從 1995 年 2 月美國國防部所發佈題為《東亞與太平洋區域的美國安全戰略》的亞太安全報告裡，美國把東亞的安全戰略區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主要是延續老布希政府的裁軍政策。由於選戰期間主打重建美國的經濟，柯林頓主張他的政府將以經濟為主要課題，並非只有軍事力量才是國家安全的關鍵所在，同時，美國將把經濟事務列為內政、外交上的優先課題，而不再犧牲經濟利益來達成政治或戰略目標。<sup>92</sup>因此，為了快速且有效的復甦美國經濟，柯林頓政府上台後延續老布希政府在亞太的裁軍政策，以縮減國防預算。而美國國防部首要任務就是重新提出一套全球安全

---

<sup>91</sup> 此處指的是中國、南韓及日本，彼此在區域合作上所產生的問題。可參見，：Vinod K. Aggarwal and Min Gyo Koo, 2005, “Beyond network power: The dynamics of form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2, pp. 205-206.

<sup>92</sup> 劉德海，1993.2，〈談柯林頓政府未來對東北亞的政策〉，《理論與政策》，第 7 卷，第 2 期，頁 81-89。

戰略及軍力配置的計畫，作為縮減國防預算的基準。然而這種縮減並非是消極的減少經費，而是積極的整編出符合未來以區域性戰爭為主的正確戰力(the right forces)。<sup>93</sup>

1993年9月國防部長亞斯平(Les Aspin)提出的《戰力結構編組----全盤檢討》(Force Structure Excerpts----Bottom-Up Review)的報告中，便確立「同時打贏兩場區域性戰爭」的戰略定位，以及四階段的戰爭進程及戰力規劃。此外，關於亞太地區的軍力部屬計畫，包括了(1)維持既有的十萬駐軍；<sup>94</sup>(2)美國的海空軍基地與軍力將持續駐留於日本本土及琉球，以確保美國在此區域強大的前置軍力；(3)第七艦隊將持續定期巡弋於西太平洋，保障區域內國際航線的暢通。簡單來說，美國就是希望能維持此區域的和平與利益，避免有挑戰者的出現。

1995年2月柯林頓政府發表了執政後第一份亞太安全戰略報告，即《東亞與太平洋區域的美國安全戰略》，開始進入了第二階段的亞太安全政策。該報告聲稱「在思考亞太地區時，安全是首要考慮的」。其觀點在於，安全能有效的幫助經濟成長，而穩定的安全與經濟的成長使人權得到尊重，進而促進民主的滋長，而民主化又會降低國際衝突的可能性。<sup>95</sup>而該報告同時詳細列舉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政策目標：<sup>96</sup>

- 一、 與盟友合作，使美國在該地區的安全體系重新聚焦在後冷戰時代的新挑戰；
- 二、 加強與日本的雙邊伙伴關係；
- 三、 持續鞏固與南韓的防衛承諾及樞紐關係，以阻止侵略和維持

---

<sup>93</sup> 同註 77，頁 209-210。

<sup>94</sup> 其中包括日本的四萬五千人、南韓的三萬七千人，以及隨著船艦移動的一萬八千人。

<sup>95</su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5.2, op. cit., p. 3.

<sup>96</sup> Ibid., pp. 3-4.

朝鮮半島的和平：

- 四、 加強與澳洲的合作關係，以推動多樣化的安全目標；
- 五、 與中國接觸，支持其有建設的融入國際社群，包括參與全球限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努力和增進其防衛政策與軍事活動的透明度；
- 六、 充分執行有關朝鮮核武計畫框架的協議；
- 七、 運用互利的手段與俄羅斯共同發展促進地區穩定；
- 八、 促進台海兩岸的和平；
- 九、 與東協和其他國家透過東亞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的途徑共同探討「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的新方式；
- 十、 鼓勵東北亞次區域安全(sub-regional security)的對話；
- 十一、 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

與老布希政府相比，如同柯林頓政府在全球戰略上的規劃，這篇報告在東亞地區的安全政策的目標與看法上，更為具體、明確且全面，不僅反映了區域安全形勢的變化，也表明以奈伊(Joseph S. Nye)為代表的安全政策制訂者們對冷戰後美國的亞太戰略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其中，美日同盟在柯林頓政府的亞太安全戰略中佔有核心地位。該報告指出，美日間的雙邊關係無可取代，而日本對於美國在太平洋的安全政策和全球戰略目標都相當重要，美日間的安全同盟可說是美國在亞洲安全政策的基石。<sup>97</sup>柯林頓政府甚至認為，與日本的安全同盟、政治合作和經貿關係，是美日關係的三大支柱。雖然美日間存在著貿易摩擦，但該報告認為，這並不能削弱美日的同盟關係。此外，加強美日同盟的另一個目的則是為了鞏

---

<sup>97</sup> Ibid., p. 10.

固美國在東亞的「實力地位」，以牽制中國。

其次，該報告主張，亞太地區應發展出新的多邊安全機制。由於冷戰的結束給予該地區的安全情勢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且隨著美國撤出在菲律賓的駐軍帶給東南亞一些國家的不安定感，因此美國希望透過多邊的手段來彌補單邊力量和雙邊安排的不足，而積極探討多邊安全合作的方法。<sup>98</sup>在東南亞地區，柯林頓政府積極支持 1994 年成立的「東協區域論壇」，期盼它能提供一個溝通的管道，緩和緊張局勢。而在東北亞方面，柯林頓政府則希望能夠推動一個「單獨的、次區域的安全對話機制」，以期趨緩彼此的衝突。

另外，柯林頓政府開始把中國視為一個力量正在提升的大國，因此在報告中也首次強調中國在東亞區域安全中的重要性。由於中國無論在軍事或是經濟的實力上都有大幅的成長，逐漸提高它在東亞，甚至是全球戰略的位階，因此為避免中國對美國霸權地位產生威脅，美國應全面地與中國交往，以求增加雙方在軍事上的透明度與相互信任；並計畫設立軍轉民委員會(Defense Conversion Commission)，以促進中國國防企業和美國企業在生產民用產品方面的合作。其目的就是希望透過交往在共同利益的議題上進行合作；在利益和矛盾兼有的議題上求取共識、減少分歧；在利益無法調和的議題上防止或減少衝突。這種「全面性交往」和「戰略性談話」的策略運用除了試圖改變中國及追求國家利益外，更深一層的意義即在企圖以「預防性防衛」的策略來嚇阻中國，產生一種類似於「圍堵」的戰略目標。<sup>99</sup>

---

<sup>98</sup> Ibid., p. 13.

<sup>99</sup> 同註 57，頁 133-143。

總括而言，柯林頓政府在東亞政治安全政策上有兩個特點。首先，他強調要將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力量維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上，而不是繼續裁減駐軍；其次，突顯出中國因素。由於美國在 90 年代經濟逐漸復甦且與日本的貿易逆差逐步下降，因此美國對日本的擔心得到舒緩，反倒是中國崛起的力量考驗了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地位。雖然美國在亞洲無法發展出類似北約(NATO)組織，來維護美國利益，但美國透過其他方式，像是加強與日本的同盟、建立多邊安全機制、增進與中國的交往，來達到穩定東亞地區的安全與穩定。而中國威脅論的興起、北韓核武的威脅以及亞洲國家在經濟上對美國的依賴<sup>100</sup>，都強化了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角色與地位。

## 貳、 經濟層面

經濟議題一直是柯林頓自大選期間到他當選後的施政主軸，在面對東亞經貿議題上有許多不同於以往的主張。

在後冷戰時代以經濟競爭為主的國際關係下，東亞地區日趨蓬勃的經濟發展，雖為美國衰微的經濟提供重要的發展機會，<sup>101</sup>但另一方面，也對美國的霸權形成挑戰。因此，該如何融入東亞經濟發展與合作之中，並藉由東亞經濟發展振興日愈衰微的美國經濟，以確保其持續作為是就經濟與政治中心的地位，將為柯林頓政府所面臨的最大課題。

---

<sup>100</sup> 自從美國在 90 年代中期經濟復甦後，與亞洲的貿易量逐漸增加，特別是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美國更展現其強大的經濟實力。

<sup>101</sup> 1992 年時美國共出口了一千二百億美元到亞洲地區，並共同創造了超過二百三十萬個工作機會給美國人，到了 1993 年美國有超過 40% 的貿易額來自亞洲。

柯林頓政府提出了建造「新太平洋共同體」的構想，由美日共同領導其他東亞地區的國家，共同創造更開放的經濟、更廣泛的貿易、更普遍的民主。但在建立「新太平洋共同體」之前，柯林頓認為有幾個問題必須先解決。首先是存在於美日之間龐大的貿易逆差（見表 3-1）；其次是要求更開放的區域與全球經濟，若亞太經合會(APEC)自由開放，將可促進經濟的發展；最後是支持該地區的民主改革浪潮，民主的擴展除了能使該地區更佳和平、繁榮與穩定外，也可使鄰國間不致力於興起戰爭與恐怖主義。<sup>102</sup>

表 3-1：美國對日本貿易統計表(1982~1996)

單位：十億美元

年代	輸出	輸入	逆差
1982	20.7	37.7	-17.1
1983	21.6	41.2	-19.6
1984	23.2	57.1	-34.0
1985	22.2	68.8	-46.6
1986	26.6	81.9	-55.3
1987	27.8	84.6	-56.8
1988	37.4	89.8	-52.4
1989	44.5	93.5	-49.0
1990	48.6	89.7	-41.1
1991	48.1	91.6	-43.4
1992	47.764	97.181	-49.417
1993	47.950	107.268	-59.318
1994	53.481	119.149	-65.668

<sup>102</sup> William J. Clinton, 1993.7.12, *Building a new Pacific community - President Bill Clinton speech - Transcrip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584/is\\_n28\\_v4/ai\\_13238867](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584/is_n28_v4/ai_13238867), pp. 1-7.

1995	64.298	123.577	-59.279
1996	67.536	115.218	-47.682

資料來源：周煦，1999，《冷戰後的美國東亞政策：1989-1997》。台北：生智，頁47。

「新太平洋共同體」的概念，也延續到柯林頓的第二任期，可視之為柯林頓政府對亞太經貿的主要政策。與日本之間，美國首要解決的就是美日間嚴重的貿易逆差問題，並強調美日的友好關係及美國在日本駐軍的重要性；<sup>103</sup>其次與南韓關係，美國強調關注南北韓和平統一的安全問題，並防止北韓從事核子武器的發展，同時加強與南韓的經貿關係（見次頁表 3-2）；<sup>104</sup>與東南亞間隨著彼此雙邊貿易快速增長（見次頁表 3-3），美國更希望能推廣進行多邊安全機制的對話，特別是有關於東協區域論壇的作用；<sup>105</sup>而對中國，美國則努力與其進行「全面交往」，使期能融入國際社會，改變其潛在的威脅感。<sup>106</sup>另一方面，美國也多次強調亞太經合會的重要性，鼓勵亞太經合會進一步的開放，並建議將原有的部長級會議提升至元首級會議，<sup>107</sup>甚至在 1993 年 11 月的西雅圖亞太經合會的經濟領袖會議上提議將政治與安全的問題納入未來亞太經合會的議題中。<sup>108</sup>

表 3-2：美國對南韓貿易統計表(1989~1996)

單位：百萬美元

<sup>103</sup> 同註 77，頁 147-153。

<sup>104</sup> 同註 59，頁 234-265。

<sup>105</sup> 同上註，頁 280-296。

<sup>106</sup> 同註 77，頁 153-179；同上註，頁 154-160。

<sup>107</sup> 但由於 APEC 高峰會觸及亞太權力圖像中的敏感地帶，導致高峰會性質在短短兩個月中，從最初政治性極高的「元首級會議」，到七月改為純經濟性的「領袖經濟會議」，然而，最後又定案為 APEC「會後」的非正是「經濟領袖會議」。同註 77，頁 107。

<sup>108</sup> 詹滿容、林文程，1996，《亞太集體安全體系之建構與我國扮演之角色》。台北：行政院研考會，頁 27。

年代	出口	進口	逆差
1989	13,459	19,737	-6,278
1990	14,404	18,485	-4,081
1991	15,505	17,019	-1,514
1992	14,630	16,691	-2,061
1993	14,776	17,123	-2,347
1994	18,028	19,658	-1,630
1995	25,413	24,184	+1,229
1996	26,583	22,667	+3,916

資料來源：周煦，1999，《冷戰後的美國東亞政策：1989-1997》。台北：生智，頁254。

表 3-3：美國對東南亞國協貿易統計表(1992~1996)

單位：百萬美元

年代	輸出	輸入	逆差	貿易總額	全球貿易總額	所佔比率
1992	23,990	35,807	-11,817	59,797	979,488	6.10
1993	28,293	42,272	-13,979	70,565	1,045,327	6.75
1994	32,095	51,985	-19,890	84,080	1,176,246	7.15
1995	39,631	62,079	-22,448	101,710	1,326,536	7.68
1996	43,499	66,244	-22,745	109,743	1,414,142	7.76

資料來源：周煦，1999，《冷戰後的美國東亞政策：1989-1997》。台北：生智，頁282。

美國之所以會有上述的作法，基本上都是為其本身的利益所設想，並且能呼應「交往與擴大」的亞太安全政策。若順利解決與日本的貿易逆差，可促使其國內企業有良好的發展，再加上日本在區域內有一定的影響力，美國與日本的結盟必使其具有絕對

的政經優勢，主導東亞的發展。同時，美國也希望藉由亞太經合會來主控東亞地區的發展，保持美國在東亞的領導地位。

然而，隨著區域主義的浪潮在東亞地區的蔓延，東亞地區已逐漸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區域經濟結構。東亞地區在產業分工的深度及廣度更加擴大，而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不再片面依賴美國供給。東亞經貿結構「亞洲化」的發展趨勢，說明美國在冷戰時主導東亞經濟發展的絕對地位，因東亞自主性經濟力量的興起而鬆動，甚至在柯林頓第一任的總統任期內仍無法做有效的改變。

美國經濟自 1990 年代中期起日見復甦，又成為東亞經濟發展的重要「雁頭」，特別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因此以美國為首的區域性經濟成長動力又再度被強化。雖然東亞各國企圖發展屬於自己的亞洲價值，但美國從 1995 年起強勁復甦的經濟，仍然成為推動東亞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持續的經濟成長讓美國成為吸納東亞各國產品的主要市場，此一情況在亞洲金融危機後更加顯著；此外，強勢的美元、充裕的資金及全球化的金融佈局，特別是 1990 年代以來迅速擴增並游走於全球的共同(投資)基金，以及透過 WTO 所通過之「全球金融服務業自由化協議」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善後機制，都再度讓美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後挹注東亞資金（包括透過 IMF 機制援助東亞的資金）的重要源頭。

雖然亞洲金融風暴過後美國重回到東亞的舞台上，但東南亞各國經濟崩潰、日本的經濟泡沫化，卻也激起了東亞各國的「區域自覺」(regional awareness)，而有東亞區域主義的思想。因此，金融危機後，東亞開始建立許多雙邊協定，使得東亞地區經濟偏向多元的研究，特別著重於「金融」方面，而非貿易。2000 年時，東協加三(APT)更試圖建立一個通貨交流網絡的協議，更進一步討

論創立亞洲貨幣基金（AFM）。

由區域主義的盛行，東亞地區漸漸的產生區域自覺的意識型態，此區的政經發展，也就從過去由美、日主導，以全球主義或亞太主義為主的運作方向，逐步發展成為以東亞主義甚至國家主義為主的力量，試圖牽引或吸納全球主義與亞太主義。美國為避免被排除在外，開始積極的與東亞國家或區域組織建立新的雙邊關係。此舉除了能避免排除在市場之外，尚能從各國經濟政治和規定調和中，加深整合並從中得利，提升在該市場中的競爭力。<sup>109</sup>雖然這樣可能會讓美國失去此區的主導權力，但透過這種新雙邊主義的關係，美國可以得到充分的資訊，有效的引領此區域的經濟發展，畢竟美國的經濟實力仍遠高於東亞地區的任何一個國家。

### 第三節 結語

綜觀柯林頓政府在全球和東亞的戰略，在政治安全上，柯林頓政府是延續著老布希的戰略目標作規劃，不同之處在於，柯林頓做出具體且明確的規劃，運用「交往與擴大」的政策，復甦美國經濟、擴展全球民主體制以及強化國際安全體制。這種戰略不僅維護美國在軍事上的優勢地位，也鞏固且增加盟友的支持，更幫助美國解決經濟上的問題。對於經貿政策，柯林頓政府運用貿易上三個成功的控制方式，確保美國全球經貿的優勢，成功復甦美國的經濟，並以「經濟安全」取代美國傳統的「軍事安全」，稱霸全球。

---

<sup>109</sup> 關於新雙邊主義的意涵及其興起的原因，可參見，宋興洲，2005，《動態的東亞經濟合作：理論性爭辯與實踐》。台北：鼎茂，頁 238-247。

而柯林頓政府也將這套戰略應用在東亞地區。在安全上，柯林頓政府透過「交往與擴大」政策，鞏固美日同盟，積極與中國交往，加深在此區域的影響力。此外，對於東亞地區的經貿問題，柯林頓政府應用「新太平洋共同體」的概念，將政治、經濟與安全利益融為一體，更有效維護美國在此區域的利益。

但隨著區域主義潮流的興起，經濟區域整合的概念在東亞地區漸漸散播開來，1994年亞太經合會在印尼的茂物(Bogor)會議上，各國領袖同意，開放貿易是經濟成長的基礎，並共同移除經濟合作和整合的障礙，也就是，以「開放性區域主義」為基礎，透過自願性過程在亞太地區達成自由貿易和投資。也就是說，「開放區域體系」的觀念的宣告。這也將東亞地區的整合帶往另一個階段，APEC 成員間以非歧視為基礎，逐漸減少貿易障礙。

這樣的發展，也使得東亞各國希望創立屬於自己的經濟集團，甚至有些國家想脫離美國在內的經濟圈，成立另一個純屬亞洲的亞洲共同體。<sup>110</sup>因此，美國為防止這樣的現象發生，便試圖主導提高 APEC 的功能與層次，企圖避免被排除在亞洲之外，並爭取亞太各國的市場，同時也昭告「亞太各國將來的貿易前景，勢必會跨太平洋，絕不會有將美國排除在外的亞洲國家之貿易區域集團。」<sup>111</sup>

而在 1994 年成立的「東協區域論壇」(ARF)，也可看出美國

---

<sup>110</sup> 例如，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在 APEC 成立一年後，就曾提出東亞經濟論壇(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 EAEC)的設想，其擬議中的成員包括東協、日本和中國等。可參見，David P. Rapkin, 1994, "Leadership and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in *Pacific Cooperation: 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rew Mack and John Ravenhill, eds., Canberra: ANU Printery, pp. 98-99.

<sup>111</sup> 美國國務院助卿羅德聽證會的證辭。1993.3.15, *APEC and U.S. Policy Toward Asia*,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 21.

的意圖。雖然 ARF 是 1993 年東協部長級會議中，各國代表邀請亞太地區 18 個國家代表出席，所成立的區域內安全對話機制。但這並不表示此區域便可排除大國的影響。Acharya 便認為，ARF 乃是「大國（美國）願意對小國（東協）謙讓其領袖權與議題主導權，以共同促進安全制度之極希有的範例」。也就是說，ARF 實際上仍受到美國的影響。除了美國本身希望保有領導性外，東協各國也期盼能夠過美國來牽制中國與日本。

而亞洲金融風暴同樣也給了美國一個機會，重回東亞的經濟體系中，帶領東亞各國走出金融風暴的危機。然而，東亞各國的「區域自覺」卻也給美國帶來壓力，擔心是否又會被排除在外，導致美國不得不採用積極的方式來與東亞各國做交往。因此，柯林頓政府透過加深與東亞各國的雙邊關係，以及強化 APEC 的經貿機制，保有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

整體而言，此時期的美國雖不若老布希政府時期那樣的強勢，擁有絕對的主導力。但隨著柯林頓政府大力復甦美國經濟，使美國仍能透過經濟上的優勢，帶領東亞各國朝向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也因為如此，東亞各國才能順利走出金融風暴的危機。

## 第四章 小布希政府的美國霸權戰略

2000 年美國總統選舉，代表共和黨的小布希以些微差距贏得總統寶座，同時也宣告了民主黨長達八年的執政正式結束，代表現實主義外交理念的共和黨又再度取得政權。

不同於前兩位總統的是，老布希與柯林頓上任時，皆要面對美國財政赤字、經濟衰退的問題。而小布希上任時，美國不僅解決財政赤字的問題，甚至美國經濟更是稱霸全球。<sup>112</sup>這也使小布希政府無後顧之憂，專心致力於國家安全的外交政策。大選期間，美國保守派勢力權力支持小布希，以及一批雷根時期的中壯保守主義者，組成小布希的智囊團，像是副總統錢尼(Richard Bruce Cheney)、國防部副部長伍弗維芝、國務院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萊斯(Condoleezza Rice)、國務院政策設計規劃室主任哈斯，以及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Henry Rumsfeld)等人。他們不斷的批判柯林頓外交的軟弱性和模糊性，自我減損冷戰後美國獨一無二的超強地位，同時不滿柯林頓政府刪減國防支出及延擱開發新型武器計畫，並向北京示弱磕頭，無視中國崛起的威脅。<sup>113</sup>

從上述內容即可窺知，小布希政府將會比老布希更為保守，同時也將會把共和黨現實主義的外交思維發揮到淋漓盡致。隨著 2001 年月 11 日「911 事件」的發生，更加深小布希政府對外採取強硬手段的意圖。

---

<sup>112</sup> 雖然在 2000 年後半年，美國經濟成長速度趨緩，並出現出口需求遞減的警訊，但美國仍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可參見，溫英超，2001.2，〈小布希入主白宮〉，《貿易雜誌》，第 69 期，頁 19。

<sup>113</sup> 陳毓鈞，2003.7，〈布希主義對國際政治的衝擊〉，《立法院院聞》，第 31 卷，第 7 期，頁 10。

本章將同樣從全球戰略及東亞戰略兩個角度探討小布希政府美國霸權角色的變化，特別是在「911事件」發生前後，美國的國家政策有什麼樣的調整，以及其如何應映逐漸興盛的東亞區域主義。

## 第一節 「重亞輕歐」的全球佈局

實際上，小布希在當選總統前外交經驗並不多，因此其許多外交理念，大部分源自其外交團隊。<sup>114</sup>根據曾經擔任雷根及老布希政府的國防部副部長佐立克(Robert B. Zoellick)的說法，共和黨所偏好的外交政策原則包括了：(1)重視權力及國家利益，使國家的力量符合國家利益的需求；基於美國對世界的責任，則必須維持對付重大挑戰的行動自由；(2) 建立及維持同盟與盟友；但是同盟伙伴也必須公平的分擔他們應盡的責任；(3)美國只將國際協定及國際制度當作執行目的的工具，而非政治的萬靈丹；國際法若無權力的支持將無法制裁危險人物及國家；同時並非每件事都得透過多邊的方式解決；(4)美國必須順應在資訊及交往、技術、商業及財政部門變革所導致的國際政治及安全環境；美國必須採取實際的步驟使世界各國擁有更多的自由及人權；(5)美國必須具備力量以擊敗那些正致力於發展核生化武器的邪惡敵人。<sup>115</sup> 從佐立克的說法，我們能清楚明白共和黨的外交理念，是重視國家權力及利益、輕視國際法、不推崇多邊外交手段、推動自由貿易及美國人權觀、對抗仇視美國的政權。

---

<sup>114</sup> 王高成，2002.7，〈從小布希東亞之行看美國亞太戰略〉，《遠景基金會季刊》，第3卷，第3期，頁76。

<sup>115</sup> Robert B. Zoellick, 2000.1, "A Republ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1, pp. 68-70.

小布希亦同樣的承襲了共和黨的傳統思維，因此其外交政策同樣採用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規劃。然而「911 事件」的發生卻為小布希政府帶來巨大的打擊，使得小布希政府不得不在對外政策上有所調整。本節將以「911 事件」的爆發做區隔點，討論小布希政府在此事件爆發前後的全球戰略有何不同。

## 壹、 小布希政府上任初期

受到共和黨傳統意識型態及其國安團隊成員理念的影響，小布希的外交理念同樣偏向於現實主義。在 2000 年總統大選時所發表的一篇有關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說中，小布希說他的外交政策將採取「一個明確的美國國際主義，不具幻想的理想主義；充滿信心而非狂妄，為美國理想而服務的現實主義」（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Idealism, without illusions. Confidence, without conceit. Realism, in the service of American ideals.）<sup>116</sup>演講中他也提出，美國將會積極且堅定的介入國際事務，不再採取保護主義或孤立主義；同時積極推動自由貿易及政治民主，維護國際和平。他更強調，美國總統必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以保衛國家的安全。<sup>117</sup>

2001 年 2 月中，小布希更多次刻意安排到美國軍事基地演講，以勾勒新政府的國家安全框架。他主張陸軍裝備應輕型化、機動化，並應加強美軍的裝備通訊化和自動化程度。他也再次宣稱美國將進行軍事目的明確的必要干涉，但對於聯合國主導的維

---

<sup>116</sup> George W. Bush, 1999.11.19, "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A Speech at Simi Valley, California. <http://www.fas.org/news/usa/1999/11/991119-bush-foreignpolicy.htm>, 2008.12.15.

<sup>117</sup> Ibid.

和行動則不感興趣。<sup>118</sup>同時，小布希更主張發展「國家飛彈防禦」(Nation Missile Defense, NMD) 系統，<sup>119</sup>不但要保護美國本土，還要保護歐洲、亞洲和大洋洲的美國盟邦。

另外，小布希政府更把戰略重心從歐洲轉向亞洲，由「重歐輕亞」向「重亞輕歐」傾斜。小布希政府強調美日同盟加強的重要性，把日本做為亞洲和平、穩定、繁榮、安全的基石；鞏固與韓、澳、紐、泰等盟邦的傳統關係，並進一步強化與印度的戰略合作；除承諾長期駐軍亞洲外，也將保護美國軍事基地的「戰區飛彈防禦」(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 系統<sup>120</sup>擴展到其他盟邦上。小布希更反對柯林頓政府時期將中國視為戰略伙伴，認為中國應是美國的戰略對手。他並且批評，北韓不願放棄核武計畫是柯林頓姑息養奸的結果，聲言要對金正日<sup>121</sup>採取強硬壓迫手段。小布希對於柯林頓時期以軟權力為主軸的外交政策並不敢興趣，其甚至退出保護生態環境的「京都議定書」和「禁止發展生化武器條約」。

在經濟上，小布希除了提出減稅計畫，以鼓舞民心、帶動國內經濟成長外，更企圖擴張 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版圖，

---

<sup>118</sup> 同註 113，頁 10。

<sup>119</sup> 飛彈防禦(Missile Defense)計畫早先是根據美國前總統雷根於 1983 年提出的「戰略防禦構想」(SDI，俗稱星戰計畫)而來的，所謂的 SDI 是企圖阻絕蘇聯洲際彈道飛彈於太空大氣層外，也就是希望能在來襲的蘇聯彈道飛彈發射後，未及美國領土前，而在飛彈衝出大氣層到達外太空的階段便予以擊毀，以減少對陸地的傷害。其計畫使用的武器是衛星、飛彈與雷射。然而以當時科技水準根本無法辦到，卻已經吸引投注了巨額經費，最後不得已的情況下，終於結束該計畫。而飛彈防禦系統，也就是反彈道飛彈(Anti-Ballistic Missile)系統。這是美國取消星戰計畫後的一個替代方案，部分技術也由星戰計畫轉移，目前美國在「國家飛彈防禦」(Nation Missile Defense, NMD)系統和「戰區飛彈防禦」(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系統上的研發，也就成了是否能夠有效保護美國本土，以及美國在全球盟國的前進基地與駐軍的首項戰略需求。簡言之，TMD 系統和 NMD 系統同屬美國在彈道飛彈防禦(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的一環，NMD 是用以防衛美國本土的安全；TMD 的主要目的則是防衛美國在海外的駐軍以及同盟國，而其功用主要就是對於射程在 3000 公里以下戰區彈道飛彈(Theater Ballistic Missile)的攔截。

<sup>120</sup> 同上註。

<sup>121</sup> 金正日是目前(2008)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的最高領導人。

成立 FTA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美洲自由貿易區)。<sup>122</sup>NAFTA 於 1994 年月 1 日正式生效後，美國就期盼能與南邊鄰國墨西哥及北邊鄰國加拿大，攜手同心為北美地區打造經濟榮景。<sup>123</sup>加上臺、港、中國形成的「大中華經濟圈」正一步步進逼歐美各國，小布希上台後，更亟欲藉 NAFTA 延伸美國經濟優勢，以對抗東半球崛起的勢力。於是小布希政府便在上任之初出訪墨西哥，拜會當時的墨西哥總統福斯，期望墨西哥能協助創造美國優勢，並藉其拉丁美洲語系之便，說服南美洲各國能加入 FTAA。如果南北美洲能結合成 FTAA，其將與績效卓越的「歐洲共同市場」相匹敵。

綜觀小布希上台之初的外交政策，可發現其欲將美國帶往一個無人能及的超級強國。若將小布希上台初期的全球戰略歸納成下述幾點，更能突顯出小布希的野心：

- 一、繼續維持美國在後冷戰時期唯一的超強地位。
- 二、結合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全球戰略觀；以軍事力量作為執行外交政策的後盾，且外交政策必須為國家重大利益服務。
- 三、將軍事重心由歐洲轉向亞洲；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而非「戰略伙伴」；同時建立飛彈防禦系統，作為嚇阻外交之一環。
- 四、加強經濟因素在外交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擴張 NAFTA 的版圖，使美國能與亞歐兩大經濟圈相抗衡。

---

<sup>122</sup> 溫英超，2001.5，〈小布希擴張 NAFTA 野心勃勃〉，《貿易雜誌》，第 75 期，頁 28-30。

<sup>123</sup> 實際上 NAFTA 的概念在老布希政府時已全力推動，只是遲至柯林頓政府上台後，使獲國會表決通過。

## 貳、 911 恐怖攻擊事件的影響

2001 年 9 月 11 日，在美國本土發生了震驚全世界的恐怖攻擊事件。恐怖份子分別挾持四架美國國內航班，針對美國本土進行自殺性恐怖攻擊，攻擊了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及華盛頓的五角大廈<sup>124</sup>等地，造成世界貿易中心倒塌、五角大廈的部分結構被大火吞噬，<sup>125</sup> 以及近 3 千人的死亡和 20 多人的失蹤，財物損失高達上百億美金。<sup>126</sup>

此一攻擊事件無疑是對小布希政府一項莫大的打擊，除了造成美國經濟上的損失，更突顯出美國的國家安全出現極大的漏洞。美國自建國 200 多年來，除了早期 1812 年美英戰爭外，就沒有外國軍隊在美國本土發動攻擊事件。<sup>127</sup> 所以，「911 事件」對美國產生極大的震撼，不僅激起美國人民的憤慨之情，也同時迫使小布希政府不得不在對外戰略上有所調整。9 月 20 日小布希向國會發表演說，誓言全力打擊恐怖主義及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而在部署反恐聯盟的過程中，美國以「不是站在美國這邊，就是與美國為敵」的二分法，要求各國選邊站，展現「非友即敵」的強勢單邊主義。其不僅攻打阿富汗，更趁勢擴張，藉由治理全球恐怖主義，以整合世界主導建立單極霸權的意圖。<sup>128</sup>

---

<sup>124</sup> 五角大廈為美國國防部所在地點。

<sup>125</sup> BBC News, "America's Day of Terror,"

[http://news.bbc.co.uk/1/hi/english/static/in\\_depth/americas/2001/day\\_of\\_terror/](http://news.bbc.co.uk/1/hi/english/static/in_depth/americas/2001/day_of_terror/), 2008.12.17.

<sup>126</sup> New York Magazine, "September 11<sup>th</sup> by the Number,"

<http://nymag.com/news/articles/wtc/1year/numbers.htm>, 2008.12.17

<sup>127</sup> 1941 年珍珠港事件雖是發生在夏威夷，但那並不是在美國本土大陸，也非美國的政經中樞。

<sup>128</sup> 余莓莓，2003.6，〈911 震盪對中國中亞戰略的衝擊〉，碩士論文，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

首先，在「911 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美國國會立即通過額外增加 400 億美元的撥款行動來支持反恐活動。同時，美國也要求盟邦增加國防及軍事開支，來因應日後的反恐活動。而美國大幅度增加軍事預算，除了要用於反恐戰爭之外，另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要建立「國家飛彈防禦系統」。2001 年 12 月 13 日，小布希政府便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宣佈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sup>129</sup>，也因為如此，美國方可不受限制的發展「國家飛彈防禦系統」。

其次，在安全戰略上的轉變主要表現在：一、本土防禦 (homeland defense) 的建構與轉變；二、先發制人的軍事防禦戰略。

在「本土防禦」方面，2001 年 10 月 2 日美國國防部發表的《國防戰略回顧》中便提到美國國防部戰略應該將重心轉移到「本土防禦」上，也就是把過去的「攻勢」與「守勢」的資源分配，調整成「前進式的防禦」與「本土防禦」的分配方式，且將重點放在「本土防禦」上。

在 911 恐怖攻擊事件之前，美國的戰區部署有「太平洋戰區」與「歐洲戰區」，唯獨沒有「國內戰區」。為了防禦本土安全，因而促成「國土安全辦公室」(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sup>130</sup> 成立，並徵召五萬多名國民警衛隊，而預備軍人亦加入保衛本土安全的行列。2001 年 9 月 30 日公布的《四年國防總檢》報告中，也指出，

---

<sup>129</sup> 所謂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是建立在國家相互毀滅的觀念下而產生的，國家軍隊中有所謂的攻擊性與防禦性武器，當一國自我的防禦性能力較他國強時，則不必擔心自己與他國開戰時，本土會受到他國太大的攻擊，或者因為自己本身防禦能力較強，而有容易主動對外發動攻擊的傾向，不論是哪一種情形，國家在互相追逐建立本身安全時，便有可能產生衝突，或是攻擊的情形，因此「反彈道導彈條約」就是在降低國家本身的防禦能力，當本國的防禦能力下降時，對外發動攻擊，或是衝突的情況將可能有所控制。

<sup>130</sup> 國土安全任務主要涵蓋幾個項目：1. 建立反恐情報蒐集與預警體系；2. 強化邊境管制與交通運輸安全；3. 整合建構全國性反恐機制網路；4. 確立資訊安全與基礎設施保護；5. 提升反恐專業知識與技術創新；6. 健全急難準備與提升因應能力。

為了防止恐怖事件的再次發生，美軍將保衛本土作為首要任務，並強調要建立一支輕型、機動、更具打擊力的軍隊，以對付恐怖組織或敵對國家的突然襲擊。

並且，美國加快部署「國家飛彈防禦系統」，逐步實施太空軍事戰略。原先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對「國家飛彈防禦系統」存有歧見，但是因為「911 事件的發生」而被淡化，美國國會在 2002 年通過總額為 3430 億美元的國防預算案，比上一年增加了 330 億美元，其中 83 億美元便是作為發展「國家飛彈防禦系統」之用。同時，美國更在 2001 年 12 月 12 日退出與俄羅斯簽訂的「反彈道飛彈條約」，積極建構「國家飛彈防禦系統」。

在「先發制人」的戰略方面，小布希政府於 2002 年 9 月 27 日提交美國國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NSS)，其中將美國的軍事戰略重新定位為「先發制人」的攻擊戰略，也就是說，對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敵意國家和恐怖組織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行動。這一戰略轉變表明了美國絕對不允許本身的軍事超強地位受到挑戰。

簡單來說，「先發制人」的國家戰略就是「我們不能讓我們的敵人先動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認為，由於建立在報復基礎之上的「威懾」戰略對「流氓國家」和恐怖主義不起作用，並且國際法承認國家可以採取行動消除近在眼前的遭受攻擊的危險，所以當「流氓國家」和恐怖主義準備以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對美國進行攻擊時，美國必須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予以反擊。<sup>131</sup>

---

<sup>131</sup> 李少軍，2003.1.16，〈美國的對外政策特點與帝國論〉，[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01/16/content\\_5262851.htm](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01/16/content_5262851.htm)，2008.12.17。

實際上，小布希下定決心要改變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自衛能力。因此，當小布希總統上台後，便加快了研製和部署「國家飛彈防禦系統」的步伐；然而「國家飛彈防禦系統」違反了美國和原蘇聯 1972 年簽署的「反彈道飛彈條約」，布希政府先是尋求修改此一條約。「911 事件」後，美國有了名正言順的理由退出此一條約，為美國部署國家導彈防禦系統鋪了一條道路。

最後，「911 事件」也促使美國與俄羅斯及中國的關係有所改善。由於俄羅斯與中國皆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假設美國攻擊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若需或聯合國背書，則中俄兩國的首肯甚為重要。此外，美國攻擊阿富汗的行動需要其周邊國家的配合，而這些國家分別與俄羅斯、中國有密切關係，因此中俄的態度便影響這些國家支援美國行動的意願。也因此，美國在「911 事件」之後便積極與兩國的領導人會面，緩和彼此間的摩擦。

這一連串的反恐政策一直持續到小布希的第二任期。此外，並進一步推廣自由與民主制度，企圖將自由與美國的國家利益加以連結。小布希指出：為了終結世界上的暴政，美國必須在各個國家、文化中尋找並支持民主運動及體制的成長。也就是說，美國放寬了對外干涉的標準，只要是被美國視為暴政的國家或地區，美國都將會強力介入。為了達成此目的，小布希政府持續增強其在全球的軍力部署。

而小布希政府也強調這種全球民主體制的發展，是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來實現。因此，小布希強調與盟國間的協力合作，並分擔美國的壓力。

從「911 事件」發生後，小布希政府做了一連串針對恐怖主義

份子、國家的反制政策。表面上看似合乎常理，但實際上美國卻是順應事件爆發後的情勢，順理成章的增加國防預算、加強美國的軍事力量，實現小布希政府原先期待的理念，延續美國霸權。而美國也已將國家安全議題與全球各地推展民主、開放社會的目標直接綁在一起。

## 第二節 小布希的東亞戰略觀

從小布希政府的全球戰略中，我們便能清楚發現小布希極為重視東亞的戰略地位及其對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影響。除了經濟利益的考量外，東亞地區的情勢發展在冷戰過後逐漸對美國構成安全上的挑戰。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倫斯斐即曾表示，美軍必須將軍事警戒的重心放在東亞的朝鮮半島和中國地區，此舉不代表美國對歐洲的興趣降低，而是亞洲爆發衝突的可能性較高。<sup>132</sup>

因此，小布希就任後，便積極的規劃一連串關於東亞地區的政策方向，特別是強化與日本的同盟關係，以其保障美國在東亞的利益，並藉此抑制中國發展。經濟上，雖然東亞地區在經歷金融風暴的危機後，對東亞造成莫大的損失，但其經濟表現相對還是優於其他地區。<sup>133</sup>同時，東亞區域自覺意識的興起，加速東亞地區區域貿易的盛行。在此情況下，小布希政府不得不特別關注東亞地區的發展，因為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國家角色將有可能影響其在全球的國家角色。

然而，「911 事件」的爆發卻促使小布希政府必須在東亞戰略

---

<sup>132</sup> 同註 114，頁 78。

<sup>133</sup> 蔡東杰，2007，《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頁 116。

上有所調整。除了改善與中國、俄羅斯間的關係外，美國也將反恐議題加入「美日同盟」的範疇內，甚至期盼能在亞太經合會中，加入討論有關反恐事宜的議程。

同樣地，本節將小布希政府的東亞戰略區分為政治與經濟層面做討論，並觀察在「911 事件」前後小布希的東亞戰略作了什麼樣的調整。

## 壹、 政治層面

由於「911 恐怖攻擊事件」對美國造成相當大的打擊，因此小布希政府在東亞戰略規劃上亦有相當的不同。因此這部分將以「911 事件」做區隔點來闡述小布希政府東亞戰略中的政治面。

### 一、 「扶日抑中，聯友制中」的東亞戰略

小布希就任總統後，便將柯林頓政府時代以「美中戰略伙伴關係」為主軸的東亞戰略，轉變為以「美日同盟」為主的東亞戰略。由於崛起中的中國在當時動向未明，不但可能不服美國在東亞的主導權，更有可能挑戰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的對手，所以小布希政府將美中關係定位為「戰略競爭關係」。2001 年的《四年國防總檢討報告》中指出，美國的國家利益包括維持東北亞及東亞沿岸的安全（包括自日本經澳洲到孟加拉灣的沿線地區）。<sup>134</sup>同時，其聲稱，在亞洲要維持穩定的均勢是一個複雜的任務，因為一個

---

<sup>134</su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1,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p. 2.

有著可觀資源的軍事競爭者可能會在該地區出現。<sup>135</sup>雖然報告中並未表明，但言下之意即是指中國。

也因此，小布希政府的東亞戰略，基本上便是「扶日抑中，聯友制中」，但卻又與中國維持著既競爭又交往的曖昧關係，當然競爭是大於交往的。小布希初期的主要東亞政策可分述如下：

### (一) 強化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優勢

為實施以中國為主要對手的安全戰略，美國首先考量的是如何提升威脅中國的戰略。國務卿鮑爾上任後即表示，美國在亞太地區仍將維持十萬駐軍，以維護此地區安全。《四年國防總檢討報告》便建議，加強在西太平洋的軍事部署，包括增加航空母艦戰鬥群巡弋西太平洋地區，並在此區域增派更多大型水面艦艇和配有導彈能力的核子攻擊潛艦；此外增加在此區域的緊急降落基地、後勤支援設施及沿海地區的海陸作戰訓練。<sup>136</sup>

除了單方面強化美軍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優勢以維護美國國家利益外，小布希更積極推動「國家飛彈防禦計畫」(NMD)，在 2001 年 12 月逕自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並邀日本共同參與研發。在對台關係上，美國視台灣為美國軍事勢力範圍的一部份，而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因此維持現狀是最符合美國目前在東亞的利益。<sup>137</sup>美方更在 2001 年 4 月破天荒地宣布一筆價值高達 40 億美金的對台軍售，其中包括 4 艘紀德級驅逐艦、12 架 P3-C 反潛機等多項制海武器，更加凸顯美國抗衡中國與維持此區域軍事優勢的

<sup>135</sup> Ibid., p. 4.

<sup>136</sup> Ibid., p. 27.

<sup>137</sup> 吳心伯，2002，〈從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看布希政府對台政策〉，《現代國際關係》，第 5 期，頁 26-27。

企圖。

## (二) 強調與盟邦合作的重要性

共和黨在 2000 年總統大選期間，便不斷的批評柯林頓政府親中的政策，主張應更進一步提升日本的安全角色，加強美日安全合作，並且以結盟作為外交政策的主軸。<sup>138</sup>因此，小布希政府一上台，就相當重視美日間的關係，積極加強與日本的軍事同盟，協助日本採取更加活躍的安全政策，以配合美國的東亞戰略。除了日本外，美國所欲結合的盟友上包括正式盟邦與朋友兩類。盟邦即指南韓、澳洲、菲律賓及泰國；而朋友指的是台灣、新加坡、印尼與印度。

美國與澳洲間除鼓勵其積極參與區域安全事務外，在 2001 年 7 月，美國與澳洲舉行年度軍事合作協商。雙方除了表示要加強軍事協調外，還進一步討論建立一個包括美澳日韓四國的安全協商機制的問題。此議題雖是由澳洲提出，但美國對此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因為它呼應了小布希要將雙邊同盟安排多邊化，建立「亞洲小北約」的意圖。<sup>139</sup>其他尚包括：和新加坡確立軍事協助與基地使用的安排；強化以美國與泰國軍事同盟為重心的東南亞軍事合作；考慮重新啟用位於菲律賓的克拉克基地，並派遣人員進駐。

140

除傳統盟友外，小布希政府也積極發展新的合作關係，而其

---

<sup>138</sup> 同註 114，頁 79。

<sup>139</sup> 吳心伯，2006，《太平洋上不太平：後冷戰時代的美國亞太安全戰略》。上海：復旦，頁 135。

<sup>140</sup> 黃介正，2002，〈九一一事件後美國亞太安全戰略：「布希主義」出探〉，《九一一事件後的亞洲情勢與經濟展望：台日論壇 2002 台北會議論文集》。台北：致良，頁 10。

中最引人注意的則是與印度關係的改善。<sup>141</sup>小布希在上台後，就特別加強與印度的關係，特別是在軍事上，希望藉由其與中國關係不和睦及其核武和其他資源，能達到制衡中國的效果。<sup>142</sup>在 2001 年時，美國更進一步放鬆對印度的經濟制裁，並擴大與印度在印度洋的軍事合作，包括聯合軍事演習及高層軍事交流。<sup>143</sup>此外，美國在東南亞地區也積極尋求改善與印尼軍方間的關係。<sup>144</sup>

根據上述可發現，小布希政府在東亞的戰略佈局，除了延續老布希政府的「扇形戰略」架構外，更將其戰略聯盟由原先日本一直擴及到印度地區。美國透過與這一系列盟邦的合作以強化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整體力量，除了要制衡中國可能構成的威脅外，另一方面是能夠減輕美國的負擔。

### （三）轉趨保守的中國政策

與柯林頓政府不同的，小布希政府並不將與中國交往視為東亞戰略中的一環，反而視其為潛在的對手。在競選期間，小布希就曾說「中國是個競爭對手，不是戰略伙伴。美國不必以惡意對待中國，但也不能對其抱持幻想」。<sup>145</sup>萊斯也認為，「中國憎恨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角色，這意味著它並非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國家，而是一個企圖亞洲的權力平衡以有利於自己的國家」。<sup>146</sup>由於美中

---

<sup>141</sup> 印度因在 1998 年從事核武試爆遭到柯林頓政府經濟制裁，而導致美國與印度交惡。

<sup>142</sup> 潘勛，2001.5.27，〈美尋求聯印抗「中」提升軍事合作〉，《中國時報》，版 10。

<sup>143</sup> 同註 139，頁 135-136。

<sup>144</sup> 潘勛，2001.8.13，〈美計畫與印尼軍方修好關係〉，《中國時報》，版 10。

<sup>145</sup> George W. Bush, op. cit.

<sup>146</sup> Condoleezza Rice, 2000,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1,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00101faessay5-p40/condoleezza-rice/campaign-2000-promoting-the-national-interest.html>, 2008.12.17.

雙方互不理解與缺乏信任，小布希政府因而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除了有感於其實力逐漸強大，威脅到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利益外，另一個因素就是美國與中國在政治理念和制度上是不同的。

為了要達到威嚇中國的效果，萊斯也提出了她的想法：<sup>147</sup>

1. 加強與日本和南韓的合作；
2. 在東亞地區維持強而有力的軍事力量；
3. 改善並發展與印度的關係，利用印度牽制中國；
4. 反對台灣海峽的任何一方挑戰現狀，美國要堅定的確保台灣的安全，並要求北京放棄對台使用武力。

因此，小布希政府積極與中國周邊的國家接觸，採取聯合盟友制衡中國策略。由於雙方在經貿上的往來與合作日益密切，美國在經濟事務方面仍維持與中國交往，並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在政治上，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逐漸加大，小布希政府也持續與中國進行對話，增加共識，特別是有關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議題。小布希政府這種既制衡又交往的政策，正是美國保守派學者所建議的「圍堵交往」(congagement)策略。<sup>148</sup>

## 二、 911 事件後東亞戰略的調整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擊事件，重創了美國，也對政府、人民、社會、經濟、文化產生巨大的衝擊，並改變了美國的國際安全觀，相對地也迫使美國的全球及東亞戰略有所調整。美國在

---

<sup>147</sup> Ibid.

<sup>148</sup> Zalmay M. Khalilzad, et al., 1999,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Santa Monica: RAND, p. 72.

東亞地區最明顯的調整，就是對中國策略的改變，並加強與盟邦間反恐的合作，以及壓縮北韓的發展空間。

「911 事件」之前小布希政府是將中美關係定位在「戰略競爭」關係，並對中國採取近似於「圍堵」的戰略。然而，在「911 事件」後，小布希政府開始重新定位美中關係，除了在地緣上恐怖主義大本營阿富汗接近中國，更希望的是反恐行動能得到中國的支持。2001 年 10 月，小布希與江澤民在上海 APEC 會議期間舉行首次峰會，雙方同意發展「坦承的、建設性的合作關係」、建立反恐合作機制。2002 年 2 月小布希訪問北京談到美中關係時，便表示「我們的關係是成熟且相互尊重的，而這種關係對我們兩國和全世界都是重要的」。<sup>149</sup>而在北京清華大學演講中也表示「美國歡迎一個強大、和平與繁榮的中國興起」。<sup>150</sup>雖然當中或許參雜了些外交語言，但不難發現，此與小布希政府上任之初，將美中關係定位為「戰略競爭關係」的策略，已是美中關係的一大躍進，「反恐議題」也成為美中最大的共同合作點與利益交匯處。

雖然在 911 之後美中關係在「建設性合作關係」的框架下穩定發展，甚至在小布希政府結束第一任期時，時任美國國務卿的鮑爾便形容美中關係是 30 年來最好的，但實際上，當時小布希政府各部門中鷹派擁有巨大的影響力，美國對中國政策的調整是有限的。2001 年 9 月底的《四年國防總檢討報告》，強調先發制人的攻擊，並暗示中國未來可能是挑戰美國利益的強權；2002 年 1 月的《核武態勢檢討報告》，也指出台灣海峽的軍事衝突對美國而言

---

<sup>149</sup> 白宮新聞秘書辦公室，2002.2.21，〈布希總統和江澤民主席在記者會上的講話〉，<http://usinfo.org/mgck/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2/0221bushch2.htm>，2008.12.17。

<sup>150</sup> 白宮新聞秘書辦公室，2002.2.22，〈布希總統在北京清華大學的演講及答問記錄全文〉，<http://usinfo.org/mgck/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2/0222qhspeech.htm>，2008.12.17。

是立即的安全威脅。<sup>151</sup>另外，2002年9月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雖然一方面表示美中關係是促進亞太戰略繁榮與穩定所不可或缺的，並對中國走向強盛、和平與繁榮感到歡迎，但另一方面卻也表示中國在政治發展與價值關上的思維已經「過時」了，並且其所追求的現代化軍事力量，已威脅到鄰近的亞太國家。<sup>152</sup>而美國進攻阿富汗，實際上便是對中國形成「包圍」形勢。因此，儘管「911事件」後美中關係有相當大的改善，但小布希政府對中政策的基本思維並未發生根本上的變化。

對於美國在東亞地區最重要的盟友----日本，小布希政府也鼓勵其在支援反恐戰爭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小布希政府不僅積極與日本商討有關部署「戰區飛彈防禦」(TMD)系統的計畫，甚至認為美日間若要建立實質性的軍事合作關係，必須突破日本《和平憲法》第9條的限制，因為該條款禁止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sup>153</sup>此舉表明了美國迫不及待要創造新的美日同盟，以維護美國在區域與全球的戰略角色。

小布希政府大力強化美日同盟，鼓勵日本在區域和國際安全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的作法對日本的安全政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2001年上台的小泉內閣即順應此一趨勢，向「正常國家」邁進，並不斷突破二次戰後日本安全政策既定的框架。「911事件」後，日本國會便一連串通過《反恐特別措施法》、《自衛隊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2001年11月日本政府更派遣自衛隊遠赴印度洋和巴基斯坦，支援美軍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這

---

<sup>151</sup> 余莓莓，2005，〈布希政府東亞戰略框架與內涵〉，《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卷，第3期，頁67。

<sup>152</sup> The White House, 2002.9,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p. 27-28.

<sup>153</sup> 2004年7月21日，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表示：「日本憲法第9條是美日同盟的障礙，日本若想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就必須修改憲法，以便在維護國際和平方面扮演更大的軍事角色」。

是日本在二次戰後第一次在戰時派兵至海外從事非戰鬥性支援任務。2003 年日本國會又通過的一系列的法案，更擴大自衛隊參與境外軍事行動的自主權。<sup>154</sup>2004 年日本再度派兵協助美國部署自衛隊在伊拉克、波斯灣地區。<sup>155</sup>

雖然美日同盟在「911 事件」後有大幅度的提升，日本的安全政策也越來越活躍，但小布希政府仍希望更佳強化美日同盟，加強美日合作關係，包括：與日本在駐日美軍基地重組上達成共識、運用軍事與經濟手段對付正在崛起的中國、改革美日安保體制，消除彼此安全合作上的障礙。

另外，「911 事件」後小布希政府全力打擊恐怖組織與支援恐怖組織的流氓國家。北韓被小布希政府視為輸出飛彈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流氓國家之一。在 2001 年底美國國防部提出的《核武態勢檢討報告》中，北韓被列為七個會使用核子武器的國家之一。2002 年小布希總統在國情諮文中，更將伊拉克、伊朗、北韓稱為「邪惡的軸心國家」(the Axis of Evil)。<sup>156</sup>小布希明白表示不滿意北韓政府的統治行為，並主張制止北韓繼續發展、輸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然而，隨著北韓在 2002 年 10 月公開承認其擁有核子武器，造成東亞地區的不安，小布希不得不採取軟硬兼施的手段，來與北韓協調。

除此之外，小布希政府也積極與東亞地區其他國家接觸，以推動其反恐行動。除了與印度正式締結軍事同盟外，雙方更舉行

---

<sup>154</sup> 包括 03 年 6 月在「北韓威脅論」的背景下通過的《武力攻擊事態法案》、《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和《自衛隊法修正案》；以及 7 月為支援美國重建伊拉克行動的《伊拉克重建特別措施法》。

<sup>155</sup> 同註 139，頁 148-149。

<sup>156</sup> 潘勳，2001..31，〈布希發表國情諮文列舉施政三主軸；點名兩伊北韓邪惡軸心〉，《中國時報》，版 10。

多次的聯合軍事演習。<sup>157</sup>美國與澳洲的合作更是不在話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動中，都可看到澳洲的軍事支援；2003年12月，澳洲更宣布加入美國的飛彈防禦計畫。<sup>158</sup>最後，小布希政府希望加強在東南亞地區軍事實力，以剷除東南亞地區的恐怖組織。在2001年10月在上海舉行的亞太經合會中，小布希也希望將反恐議題列入主要議題之一。<sup>159</sup>

到了小布希的第二任期，美國再度強化與日本間的同盟關係。2005年的「2+2聯合聲明」將美日同盟的影響力擴及到全球，除了區域性問題外，像北韓、中國、南亞等區域安全問題外，更包含全球性的共同問題，像是人權與民主價值、反恐、防止武器擴散等議題。也就是說，美日同盟不僅是美國東亞戰略的核心，更驅使日本全面配合美國在亞洲及全球其他地區的戰略部署，使日本成為美軍推進世界戰略的據點。因此，在2006年「實施整編之美日路線圖」中，美日將安保對象從原先的北韓與中國，擴張至全球反恐項目，包括從東北亞到中東、非洲等「不安定弧形」區域都納入新的防衛範圍。日本更首次同在2008讓美國核子動力航空母艦進駐日本基地。

此外，小布希政府也加強與中國、澳洲間的對話，以期提升彼此戰略目標的共識。並透過反恐行動，強化美國在ARF與APEC中的領導性。

綜觀小布希政府在「911事件後」的東亞戰略，可發現「反恐」是小布希政府第一優先的任務。雖然與中國關係有所改善，但小布希政府對中國實際上仍存在著不信任感。對於小布希政府積極

---

<sup>157</sup> 同註 139，頁 150-152。

<sup>158</sup> 同上註，頁 152-153。

<sup>159</sup> 同註 114，頁 84。

發展東亞地區的盟邦關係，可以推論日本、澳洲及印度，將會成為支持美國在東亞戰略的三大支柱。而美國也會更加重視 ARF 與 APEC 在其東亞戰略運作上的重要性。

## 貳、 經濟層面

2000 年 11 月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曾公布一份東南亞政策研究報告，報告中建議華府應注意北京在東南亞的作為，並且加強與北京的對話，同時應「避免強迫東南亞國家在美中兩國間做選擇」。<sup>160</sup>從此篇報告中看出來，美國對於中國積極經營東亞地區上，感到相當的壓力。中國若在東亞區域組織內的影響力提升，將為削弱美國在東亞的勢力，甚至打亂美國在 21 世紀在東亞的部署計畫。<sup>161</sup>因此，美國雖是中國為「戰略競爭者」，但在經濟議題上仍然支持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也支持給與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使雙方成為國際貿易伙伴，以維護美國在東亞的經濟利益。<sup>162</sup>

美國認為此舉能加速中國接近國際經濟網，促使其越依賴其他國家，如此或許能制衡中國的政治侵略野心。因為以目前的中國不可能會犧牲龐大的國外市場和外商資金，更不願意因戰爭而被迫中斷國際經貿關係。<sup>163</sup>同時，美國也不願降低東亞地區區域組織的參與層次，甚至在「911 事件」後，小布希更希望將反恐議題納入 APEC 議程中的主要議題之一。上述種種現象，證明了小

---

<sup>160</sup> 同註 67，頁 57。

<sup>161</sup> 陳鴻瑜，2001.12，〈評析東協與中共籌組自由貿易區〉，《共黨問題研究》，第 27 卷，第 12 期，頁 4。

<sup>162</sup> 同註 112，頁 19。

<sup>163</sup> 同上註，頁 19-20。

布希政府的貿易談判代表佐立克的說法，美國對於區域貿易協定仍抱持相當大的政治目的。實際上，在小布希的全球戰略中也同樣有這樣的想法。<sup>164</sup>

隨著中國經濟融入國際體系，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佐立克認為，美國應加速與東亞地區的國家達成自由貿易的協定。<sup>165</sup>因此，美國開始積極的與東亞各國進行簽訂貿易協定的提議，然而，截至小布希第一任期結束前，美國僅和新加坡及澳洲達成簽訂，其餘都停留在協商階段。<sup>166</sup>除了因為雙方在經貿利益上衝突較少外，戰略安全的考量是最重要的因素。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希望美國能作為與中國抗衡的亞洲力量，以達均勢。而美國自然樂觀其成，希望藉由新加坡在區域中扮演樞紐的角色，將區域內的國家串連起來。<sup>167</sup>

另外，對於東亞區域整合的發展，小布希政府也同樣注意。特別在 2001 年「東協加一」確立後，美國更是希望與東協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避免被邊緣化。小布希在 2002 年便倡議 EAI(Enterprise for ASEAN Initiative)，期盼與東協各國進行個別的雙邊會談，並透過美國與新加坡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中的「資源整合方案」(Integrated Sourcing Initiative, ISI)機制，以確保美國在東南亞的政經利益。<sup>168</sup>希望透過這樣互惠式的談判原則，進而打開東亞市場，美國能扮演東亞區域整合中「制衡」的角色。<sup>169</sup>此外，

---

<sup>164</sup> 請參見，本文，頁 66-68。

<sup>165</sup> 佐立克於 2002 年 1 月 31 日華府美中商業協會演說場合上，表達此一看法，同時也為美國官方首次對外表達此一觀點。

<sup>166</sup> 美國與南韓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已於 2007 年 6 月 30 日正式簽訂。可參見，趙文衡，2008.11.19，〈自由貿易協定警示站〉，<http://fta.globalpes.com/>。

<sup>167</sup> 同註 160，頁 59-61。

<sup>168</sup> 詹滿容，2003.12.28，〈東亞共同體〉，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第七十二次國際現勢新聞研析座談會，外交部諮詢委員會會議。

<sup>169</sup> 廖舜右，2007.10，〈東亞區域經濟戰略情勢之雙元取向〉，《全球政治評論》，第 20 期，頁 11。

美國也致力於改革國際貨幣基金(IMF)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國際財經組織的運作規則，以恢復東亞地區對美國的信任感和美國在此區域的影響力。<sup>170</sup>

雖然小布希政府極力的強化美國在東亞經濟上的影響力。但隨著東亞地區國家間去區域合作頻繁，以及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立。東亞地區將可能會出現第二個類似於歐盟的區域組織，這將對美國產生莫大的威脅。

總體而言，小布希政府的東亞經濟政策，正符合其大力推廣的自由貿易外交理念。但我們仍不難發現，小布希政府在此領域中，展現霸權的野心，包括：以經濟政策達到政治目的以制衡中國；積極與東亞各國與區域組織接觸，改善東亞地區對美國的觀感，以避免美國地位邊緣化。

### 第三節 結語

從小布希政府的對外戰略中，可明顯發現其現實主義的外交作風，無論是在全球戰略或是東亞戰略上都是如此，特別是在小布希政府將注意力轉移到亞洲後，更凸顯這樣的現象。而另一方面，小布希的外交決策的過程中，相當倚賴其幕僚，甚至在某些決策制訂之前，就有幕僚發表相關聲名或演說，更可見其對幕僚的依賴。

正如本章所述，小布希政府上台後，最大的戰略改變就是將

---

<sup>170</sup> 同註 46，頁 64。

全球戰略的重點由歐洲轉移至亞洲，以及對中國的戰略由柯林頓政府時期的「戰略伙伴」轉變為「戰略競爭者」。會有這樣的轉變，主要就是中國的崛起，可能會對美國在亞洲的霸權角色有所威脅，也就是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其次，就是東亞地區潛藏太多的不穩定因子，像是朝鮮問題、兩岸的統一問題、南海主權問題，皆有可能一觸即發、產生衝突，而這些都違背美國向來所稟持的和平與穩定的概念。因此，美國這樣主動的前來扮演區域的平衡者，除了維持此區域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外，最主要的還是維護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國家利益。雖然在「911 事件」過後，美國與中國間的關係有所改善，但小布希政府是有戰略性的考量。隨著中國經濟與軍事實力的增強，其在全球角色已有所提升，小布希政府認為在反恐行動上若能得到中國的支持，將更有力於其打擊恐怖份子。但實際上小布希政府對於中國仍抱持著不信任的態度。

另外我們也觀察到，小布希政府在鞏固美國在東亞的地位上所做的努力。像是強化與日本的同盟關係以及積極與盟邦接觸，建立新的盟友關係等。這些除了顯示小布希政府重視此區域的發展外，還有就是其希望能主導此區域的戰略走向。在「911 事件」爆發後更是明顯，在此之前小布希政府的目標是中國，事件爆發後，矛頭則指向了恐怖組織與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

不過，在經濟政策上似乎就不是那麼順利。雖然東亞地區區域主義的發展，不向歐洲、美洲發展的那麼迅速。但隨著 2000 年召開的「10+3」高峰會中，時任南韓總統的金大中便提出建構「東亞共同體」的主張，隨後並由「東亞展望小組」(EAVG)的專家們在 2001 年報告中建議列為東亞整合目標。2002 年該小組更進一步在「10+3」高峰會中提出將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東亞投資區」、與舉辦「東亞高峰會」(East Asian Summit, EAS)，做為推動

東亞共同體的中長程目標，而日本也在 2003 年的「10+1（日本）」高峰會中，與東協共同聲明將致力於建立「東亞共同體」。到了 2006 年 8 月，東協國家與日本亦同意研究建立一個龐大的「亞洲十六國自由貿易區」的構想。

這些想法的共同特徵就是，美國幾乎都被排除在外，這樣的現象自然讓美國感受到壓力。因此，美國也同樣提出建構「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避免美國處於被動姿態。小布希政府便積極與東亞各國提議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想法，並試圖掌握 APEC 的發展趨勢，以落實美國的利益，然而成效似乎相當有限。

綜觀小布希政府在東亞的霸權戰略其在政治、安全上，美國成功引領東亞各國來共同對抗某些目標，塑造非美國存在不可的形象。雖然「911 事件」一度打擊美國的實力，但反而促使美國順理成章的帶領世界對抗恐怖主義。不過，在經濟上仍缺乏主導力來掌握東亞的區域發展，唯有在運用經濟手段達成政治目的上稍有成就。雖然，隨著東亞與美國間經濟互賴程度的加深，美國在此區域仍然存在影響力，<sup>171</sup>但隨著東亞地區區域內整合運動持續不斷，美國在此區域的領導地位將備受挑戰，並且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行為，將漸漸受到東亞區域主義發展的箝制。

---

<sup>171</sup> 從近一兩年美國次級房貸風暴的爆發以及經濟不景氣的現象，對東亞地區所造成的影響，即可得知。

## 第五章 結論----區域主義與美國霸權

前述三章說明了，冷戰後美國的全球和東亞戰略的變化。特別是在東亞地區，美國從原先的冷淡處理，到後來的積極參與，更顯現出美國在東亞政策上的變化。而這樣的變化實際上是由諸多複雜的因素所造成，包括決策者的偏好、執政背景、國際局勢等政治或經濟上的因素。美國會因這些因素而在對外決策上有所改變，其最終的目的就是為了要維護美國本身的利益，維持美國的霸權優勢。

前述三章，皆偏向歷史面與政策面的說明。本章將回歸理論部分，從霸權穩定理論中探討冷戰後美國各政府的霸權戰略，並與區域主義的發展作比較分析，歸納出冷戰後美國在東亞的霸權角色。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文從文獻分析的結果發現，導致美國在東亞戰略政策改變的諸多因素中，區域主義在東亞地區的發展可以說是美國改變此區域政策，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本節將回顧老布希、柯林頓、小布希三任政府，分別運用什麼樣的戰略，維護美國霸權角色。在東亞區域主義潮流下，美國霸權作了什麼樣的調整，而對其霸權角色是否有所影響。

## 壹、老布希政府

老布希上任後，雖稱不上是美國國力最為強盛的時候，但隨著蘇聯解體，無疑地，美國成為世界的超級強權。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敢挑戰美國的霸權角色。因此，老布希在蘇聯解體後，世界局勢未定，提出了「新世界秩序」的口號，以重塑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局勢。這正符合霸權穩定理論中對於霸權國的定義。

老布希政府提供了一個國際秩序，以穩定蘇聯解體後的世界體系。同時，老布希政府承擔這樣的責任，除了為其他國家提供利益外，也為美國本身提供利益。這種按照美國意志重整世界的目標，正符合了美國戰略中的霸權戰略。<sup>172</sup>在這樣思維下，老布希政府自然主導了整個世界局勢的發展。

## 貳、柯林頓政府

由於前任政府遺留下龐大的財政赤字，因此，對柯林頓政府而言，首要解決的問題便是如何復甦美國經濟。雖然裁減海外駐軍，能有效減緩財政問題，但也顯示出美國此時，無論在軍事和經濟的實力都明顯的衰退，不過若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美國仍然是一個超級強權。

根據霸權國的定義，霸權要能抵擋所有的挑戰者，並且要擁

---

<sup>172</sup> 可參見本文表 1-1，頁 16-17。

有威嚇力和充裕的權力，柯林頓政府正符合這樣的條件。在中國崛起以及北韓核武危機出現時，美國抑制中國的挑戰，並運用權力，要求北韓在核武問題上讓步。在亞洲金融風暴後，美國更以強大的經濟實力，協助東亞國家從危機中走出來。同時，美國也透過積極與東亞國家交往的策略，建構一套安全機制，以穩定東亞地區的發展。雖然柯林頓政府的作風不如老布希來的強勢，但美國的霸權地位仍存在於東亞地區。

### 參、小布希政府

小布希當選後，即展現強勢的作風。除了改變對中國政策外，同時也積極強化美國的軍事力量。「911 事件」後，小布希政府更是積極擴張美國的軍事實力，企圖治理全球恐怖主義，以達到建立單極霸權的意圖。

小布希在建構美國優勢上，不像老布希提出一個藍圖，來規劃新的世界秩序。小布希政府選擇以實際的行動，宣告美國的霸權優勢，像是對阿富汗與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在東亞地區，則改變對中國的政策，透過海外軍事力量的提升與強化盟邦間的合作關係，以制衡中國的威脅，鞏固美國在東亞的利益。而這樣的發展，正是一個霸權國為維護霸權地位所做的行為，因此，小布希政府在東亞仍存在霸權的影響力。

### 肆、東亞區域主義發展下的美國角色

區域主義的發展，在歐洲共同體(EC)於 1965 年順利整合後，

便開始受到全球的關注。而經濟與安全議題的重要性凌駕於政治、軍事議題，漸漸成為後冷戰時代的主流趨勢，各國無不藉由多邊或雙邊合作關係的建立，消弭關稅壁壘的貿易保護主義；而此種經貿合作關係足以影響全球，乃至區域、國家的政經發展。這種區域整合的潮流迅速擴及到全世界，60年代的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開發中國家間的整合運動。70年代在東南亞地區，此區域的國家也因安全上的需要籌組東協(ASEAN)，進行進一步的區域整合。到了1980、90年代，新的一波區域主義又帶給世界局勢不一樣的變化。在這樣的風潮帶動之下，美國也不得不順應情勢，在1994年成立了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希望能與其他區域組織抗衡。

東亞地區區域主義的發展更是對美國在此區域的國家利益有相當大的影響，甚至威脅到美國在此區域的霸權地位。<sup>173</sup>關於美國霸權優勢與東亞區域主義之間的關連性可參閱下表5-1：

表 5-1：冷戰後美國霸權與東亞區域主義之關連

執政時期	老布希政府時期	柯林頓政府時期	小布希政府時期
東亞區域主義 發展概況	東協(ASEAN)已於1967年成立，為東亞地區最早的區域組織。1989年由澳洲主導成立亞太經合會(APEC)；1991年「漢城宣言」中確立「開放、平等	區域內經貿往來加速且頻繁，在97金融風暴過後，東亞地區更產生「區域自覺」的意識型態，東亞區域主義正式興起。相繼有「亞洲貨幣基金」	隨著中國崛起，東亞區域發展逐漸朝向以中國、日本和南韓所主導的區域整合發展為主，「東亞自由貿易區」、「東亞投資區」、「東亞高峰會」、

<sup>173</sup> 關於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可參見本文第一章，頁25-28。

	與演進」的原則；1992「曼谷宣言」，更讓 APEC 往組織建制化的方向邁進一大步。	(AMF)、「東亞共同體」(EAC)) 的倡議。	「東北亞共同體」等概念逐漸出現。「東協加一」也在此時成立，繼而還有「東協加三」的想法出現，更擴大東亞地區的整合。
<b>對美國的影響</b>	此時期美國正值冷戰結束，無論在軍事或是經濟上的實力都是世界的超強。況且當時美國的重心並不在東亞地區，自然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並未對美國產生很大的影響。	在柯林頓政府的努力下，美國經濟實力已有所提升，甚至成為東亞經濟發展的重要「雁頭」。不過隨著東亞「區域自覺」意識的興起，美國逐漸有被排除在外的可能性。因此美國積極且主動的參與東亞的區域合作，同時運用雙邊關係的發展，避免被排除在外。	隨著區域主義在東亞的深化，美國在逐漸被邊緣化。小布希政府只能透過美日同盟和與新加坡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及以 APEC 做為跳板參與東亞事務。東亞各國在討論區域整合問題時也逐漸將美國排除在外。
<b>霸權角色</b>	主導性霸權	主動領導性霸權	主動領導性霸權 →被動領導性霸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表 5-1 中可得知，冷戰後東亞區域主義發展對美國三任政府的影響。首先對老布希政府而言，最重要的事是應映蘇聯解體後，重建一個以美國為主的「新世界秩序」，其所關注的是全球的和平、繁榮與穩定。當時區域主義在東亞地區剛萌芽，其影響相對有限。老布希政府之所持軍事優於經濟的外交政策，是其認為只要掌握區域的軍事優勢便能有效控制區域的發展。縱使老布希政府時期美國的軍事經濟實力略微下滑，但其仍是世界上的超級強權，對於東亞的政經發展仍具有絕對主導權力。因此稱其為「主導性霸權」。

相對於老布希政府，柯林頓政府時期東亞地區在產業分工的深度及廣度上都不斷的擴大，彼此間經貿往來頻繁。美國因為經濟衰退及中國崛起，造成美國對東亞地區的影響力下降。但 1990 年代中期，美國經濟逐漸復甦，同時也帶動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過去以美國為首的區域性經濟成長動力又再度被強化。但亞洲金融風暴，造成東南亞各國經濟崩潰、日本的經濟泡沫化，間接導致東亞各國不再信任美國和國際制度(IMF)的保護。<sup>174</sup>即使美國帶領東亞各國渡過危機，但區域主義的思想卻也在此時產生影響。在經濟不景氣下，東亞區域主義因而產生，東亞各國開始建立許多雙邊協定，使東亞地區經濟偏向多元的發展。2000 年時，「東協加三」(APT)<sup>175</sup>更試圖建立一個通貨交流網絡的協議，更進一步討論創立亞洲貨幣基金 (AFM)，美國的角色逐漸被排除在外。

柯林頓政府透過對幫助東亞國家經振興，重拾東亞對美國的信心，並希望提升 APEC 的會議層級，提高美國的影響力。隨著中國實力的逐漸提升，美國強化與日本的同盟關係，並利用新的雙邊主義關係，積極與東亞各國接觸，以維護美國霸權。實際上，在東亞區域主義興起，以及中國崛起的現象出現後，美國在東亞地區的絕對主導性已備受考驗。儘管美國努力的維護在東亞的霸權，但東亞的自我意識已漸漸成形，雖然美國優勢仍在，但充其量只能運用這種優勢引導東亞各國朝向和平、穩定與繁榮發展，以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因此，本文稱柯林頓政府時期的霸權為「主動領導性霸權」。

---

<sup>174</sup> Charles Harvie and Hyun-Hoon Lee, 2002, op. cit., p. 125-126.

<sup>175</sup> 東協在 1998 年時，曾與中國、南韓、日本召開「東協加三」第一次非正式高峰會，爾後每年召開一次。

小布希上台後，東亞的區域整合更是朝向多方面發展，不再侷限於經貿合作上。2001年東協與中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更是對小布希政府產生莫大的衝擊。因此小布希政府一開始便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即便在「911事件」後有所改善，但仍對其採取「制衡」的戰略措施。而美國積極與東亞各國接觸並建立盟邦關係，一方面是為了維護美國利益，另一方面則是聯合盟友制衡中國發展。「東協加一」的成立，間接的證明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將可能被中國所取代。

在2004年「東協加三」的會議中，各國決定在2005年底召開以「東協加三」為基礎的「東亞高峰會」，當中並未邀請美國參與，對於此點，也僅日本公開表示關心，馬來西亞總理甚至指出，日本的出席，其所代表的將會是美國的立場，而非東亞的立場。<sup>176</sup>由此可見，美國在東亞的地位已逐漸遭到邊緣化。小布希政府在東亞地區僅能強化與日本的同盟關係，因而積極發展新的盟友關係。然而，東南亞國家僅有新加坡基於相同的利益考量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可見美國在東亞處境的艱難。

有趣的是，雖然東亞各國，特別是東南亞國家，亟欲將美國排除在屬於他們自己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s)中，但他們卻不希望美國真正的退出東亞地區。除了東亞在經貿上與美國互賴程度增加外，主要還是戰略利益的考量。由於朝鮮半島危機尚未解除，東北亞三國（中國、日本與南韓）在整合利益上的相互矛盾，<sup>177</sup>最重要的就是東亞各國害怕中國的發展會威脅到此區域的和平。因此東亞各國仍不希望美國退出，以維持此區域的權力「均勢」，而美國自然也樂見這種情形。不過，美國也僅在安全議題和

---

<sup>176</sup> 同註 133，頁 193。

<sup>177</sup> Vinod K. Aggarwal and Min Gyo Koo, 2005, op. cit., pp. 205-206.

反恐議題上擁有發言權，而且唯有這些議題產生立即危機時，美國才能展現其優勢，帶領東亞各國面對這些危機。

在小布希政府上台後，從其強勢作風以及「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興起的反恐運動，可視此時期的美國霸權仍為「主動領導性霸權」，甚至幾乎達到主導全球發展的霸權地位。不過，隨著東亞區域主義在東亞地區的持續發展，東亞漸漸將美國的影響力排除在外。另外，伊拉克的泥淖拖累小布希政府的形象以及國內和全球輿論的批評，使得小布希政府末期在全球的地位逐漸下滑，除了原有的反恐議題，及攸關各國切身利益的議題回尋求美國的合作外，實際上美國霸權在東亞地區的角色，已逐漸轉往「被動領導性霸權」。也就是說，美國唯有在東亞各國發生危機或災難時，才有機會帶領他們渡過難關，否則只能擔任區域外圍的監督者，維持此區域的和平與安全。

整體而言，美國在東亞區域的角色，已從二次戰後政經與軍事的絕對主導者，逐漸蛻變為中亞區域政治權利的分享者、經貿事務的競爭者及軍事安全的監督者。<sup>178</sup>其在東亞的霸權角色也由主導者，轉變為領導者。

## 第二節 未來展望

綜觀二次戰後區域主義在東亞的發展，由於東亞本身先天體質的不良，導致其對東亞的影響其實並不顯著，也使美國在這段期間充分了展現其霸權的角色，不管使用什麼樣的戰略，都能達

---

<sup>178</sup> 同註 6，頁 47。

到美國本身的利益。然而，隨著區域主義逐漸的在東亞生根萌芽，東亞區域意識慢慢成形，東亞國家試圖發展屬於自己的價值，不受它國主導牽制。美國也因身陷越戰的泥淖，造成經濟力的衰退，霸權的影響力在東亞的舞台式微。然而，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讓美國重新有機會再度會到東亞，當然美國也審慎的評估參與東亞事務的策略。

實際上，冷戰的結束替美國建立東亞秩序提供許多選擇。首先，美國可以扮演「離岸制衡」的角色，從東亞撤出自己的存在，鼓勵該地區多極均勢的出現；其次，集中力量建立和加強軍事與經濟制度，確立該地區的秩序；第三項選擇則是，在該地區成立一個聯盟嚇止該區域任何欲崛起的國家。<sup>179</sup>但不管是哪種選擇，美國所追求的都是保持美國作為該地區秩序主要保護者的特殊地位。基於這樣的目的及區域主義的影響，美國採取雙邊主義的策略，以維持本身在東亞的影響力。透過雙邊協定的簽訂，目的是鞏固雙方的經濟和政治合作。這不僅迎合新區域主義的潮流，不干涉該地區區域整合的發展，必且還能加深東亞與美國的經濟互賴程度。

另外，如前文所述，東亞地區的國家實際上也不希望美國霸權從東亞消失。美國的存在能牽制潛在的大國對抗，特別是中國和日本；其次，美國霸權有助於保護該地區弱小國家的安全，而且美國對於安全危機的管理和經濟實力仍在東亞具影響力，<sup>180</sup>導致東亞各國不希望美國霸權離開。

美國同樣也不希望放棄在東亞的霸權地位，所以隨著區域主

---

<sup>179</sup> Michael Mastanduno, *op. cit.*, p. 193.

<sup>180</sup> *Ibid.*, pp. 196-200.

義的潮流，改變了對東亞的策略運用：從原先絕對主導東亞秩序的發展，逐漸轉為以領導的方式展現自己的霸權角色。我們可以說，區域主義的發展，間接地改變了美國霸權角色的地位。特別是在東亞地區，區域主義的浪潮產生了東亞區域認同，並牽動美國對東亞策略之因應，從霸權絕對的主導轉變為霸權優勢的領導。以目前的國際情勢而言，美國這種形式的霸權仍然會持續數十年。除了世界各地區需要美國的霸權外，更重要的是，美國本身不願意放棄霸權的角色。對美國而言擔任霸權所帶來的潛在利益遠遠大於其所付出的成本。

由於本文僅從區域主義在東亞的發展來探討美國在此區域霸權角色的變化。然而，實際上影響美國霸權角色的變化，仍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包括了東亞各國間彼此區域內的互動、東亞國家與美國之間的互動、國際環境的影響、美國的國內因素等，都牽動著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霸權角色。因此，期盼在未來能才各個方面來討論美國霸權，以期對美國霸權角色的變化，能有更全面的詮釋。

此外，2008年歐巴馬當選為美國第44任總統，民主黨再度取得政權。而歐巴馬政府對東亞地區的政策目標，是否會延續民主黨的傳統政策，或是擁有一套新的戰略目標，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歐巴馬政府一定會維護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國家利益，而區域主義的發展，將持續影響東亞各國之間的互動，並對美國的霸權地位產生影響。

# 參考書目

## 壹、 中文部分

### 一、 書籍

- 丁幸豪、潘銳，1993，《冷戰後的美國》。台北：五南。
- 王海山主編，2003，《科學方法百科辭典》。台北：恩楷。
- 王義桅、唐小松合譯，John J. Mearsheimer 著，2003，《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上海人民。
- 王緝思著，2001，《冷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和世界地位》。台北：揚智。
- 朱柔若譯，Neuman W. Lawrence 著，1990，《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台北：揚智。
- 吳心伯，2006，《太平洋上不太平：後冷戰時代的美國亞太安全戰略》。上海：復旦。
- 宋興洲，2005，《動態的東亞經濟合作：理論性爭辯與實踐》。台北：鼎茂。
- 李文志，1997，《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從扇形戰略到新太平洋共同體》。台北：憬藝。
- 沈宗瑞、高少凡、許湘濤與陳淑鈴合譯，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著，2001，《全球化大轉變》。台北：韋伯。
- 周煦，1993，《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之和平與安定》。台北：政大外交系。

- \_\_\_\_\_，1999，《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台北，生智。
- 林添貴譯，Zbigniew Brzezinski 著，1998，《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台北：立緒。
- \_\_\_\_\_，George Soros 著，2004，《美國霸權泡沫化：重新思考美國的角色》。台北：聯經。
- 胡祖慶譯，Kenneth N. Waltz 著，1989，《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台北：五南。
- 耿協峰，2003，《新地區主義與亞太地區結構變動》。北京：北京大學。
- 高德源譯，Zbigniew Brzezinski 著，2008，《美國的危機與轉機——從老布希、柯林頓到小布希的外交成績單看超級強權的未來走向》。台北，左岸。
- 郭希誠譯，Zbigniew Brzezinski 著，2004，《美國的抉擇》。台北：左岸。
- 郭樹勇譯，Robert J. Art 著，2005，《美國大戰略》。北京：北京大學。
- 黃介正，2002，〈九一一事件後美國亞太安全戰略：「布希主義」出探〉，《九一一事件後的亞洲情勢與經濟展望：台日論壇 2002 台北會議論文集》。台北：致良。
- 黃裕美譯，Samuel P. Huntington 著，1997，《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聯經。
- 詹滿容、林文程合著，1996，《亞太集體安全體系之建構與我國扮演之角色》。台北：行政院研考會。
- 歐信宏、陳尚懋合譯，Barry Hughes 著，1999，《國際政治新論》。台北：韋伯。
- 蔡東杰，2007，《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
- 謝曙光譯，Theotonio dos Santos 著，2005，《霸權與反霸權：全球

化的侷限與地區化進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韓召穎譯，G. John Ikenberry 著，2005，《美國無敵：均勢的未來》。

北京：北京大學。

蘇長和、信強與何曜合譯，R. Keohane 著，2006，《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上海：東方編譯。

蘇格，1998，《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二、期刊

- 丁永康，1999.5-7，〈冷戰後美國的大戰略：建立單極霸權體系之挑戰〉，《美歐季刊》，第 134 期，頁 161-180。
- 王高成，2002.7，〈從小布希東亞之行看美國亞太戰略〉，《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3 卷，第 3 期，頁 75-102。
- 王維新，2002.12，〈後冷戰時期迄今美國亞太戰略之探討〉，《中山學報》，第 23 期，頁 121-152。
- 余莓莓，2005，〈布希政府東亞戰略框架與內涵〉，《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 卷，第 3 期，頁 61-82。
- 吳心伯，2002，〈從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看布希政府對台政策〉，《現代國際關係》，第 5 期，頁 26-29。
- 吳玲君，1992.12，〈小布希政府與東亞經濟自由貿易協定〉，《國際關係學報》，第 17 期，頁 41-62。
- \_\_\_\_\_，2005.9-10，〈中國與東亞區域經貿合作：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的關係〉，《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5 期，頁 1-27。
- 宋學文、黃子哲，2002.5，〈從東帝汶獨立運動探討美國的干預主義：一個霸權穩定論的觀點〉，《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3 期，頁 83-107。

- 宋興洲，2005.6，〈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政治科學論叢》，第 24 期，頁 1-48。
- 金榮勇，2001.11-12，〈布希政府的東南亞政策與挑戰〉，《問題與研究》，第 40 卷，第 6 期，頁 53-68。
- \_\_\_\_\_，2005.5-6，〈形成中的東亞共同體〉，《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3 期，頁 33-56。
- 洪財隆，2003.5，〈第三條路？—開放型區域主義之緣起、內涵與進展〉，《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6 卷，第 5 期，頁 14-17。
- 范凱云，2005.12，〈霸權難為：美國在東亞與拉美區域整合中的挑戰〉，《亞太經濟合作評論》，第 13 期，頁 121-131。
- 郝培芝，2004.1-2，〈亞歐會議形成的結構性動力與意義：從新區域主義的觀點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1 期，頁 125-144。
- 陳毓鈞，2003.7，〈布希主義對國際政治的衝擊〉，《立法院院聞》，第 31 卷，第 7 期，頁 6-15。
- 陳鴻瑜，2001.12，〈評析東協與中共籌組自由貿易區〉，《共黨問題研究》，第 27 卷，第 12 期，頁 1-7。
- 黃兆仁，1998.12，〈東亞區域主義與經濟互賴〉，《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第 6 期，頁 167-184。
- 溫英超，2001.2，〈小布希入主白宮〉，《貿易雜誌》，第 69 期，頁 18-21。
- \_\_\_\_\_，2001.5，〈小布希擴張 NAFTA 野心勃勃〉，《貿易雜誌》，第 75 期，頁 28-30。
- 廖小娟，2004.12，〈美國的 APEC 政策：用霸權理論檢視〉，《亞太經濟合作評論》，第 12 期，頁 101-114。
- 廖舜右，2007.10，〈東亞區域經濟戰略情勢之雙元取向〉，《全球政治評論》，第 20 期，頁 1-24。
- 劉德海，1993.2，〈談柯林頓政府未來對東北亞的政策〉，《理論與

政策》，第 7 卷，第 2 期，頁 81-89。

蔡東杰，2008.7，〈後冷戰時期美國東亞政策及其戰略佈局〉，《東亞研究》，第 39 卷，第 2 期，頁 176-198。

鄭端耀，2003.3-4，〈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2 期，頁 1-21。

蕭全政，2001.6，〈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台灣的角色〉，《政治科學論叢》，第 14 期，頁 201-222。

### 三、論文

余莓莓，2003.6，〈911 震盪對中國中亞戰略的衝擊〉，碩士論文，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

李柏賢，2005.6，〈冷戰結束後的美國軍事干預〉，碩士論文，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盛盈仙，2006.6，〈美國霸權與恐怖主義衝突之研究：以東亞安全為例〉，碩士論文，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陳麗荔，2005.6，〈秦國霸權的興衰對美國霸權的意涵〉，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

楊華妙，2004.6，〈區域化與區域主義：中國大陸區域經濟整合模式之比較研究〉，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

### 四、文件

白宮新聞秘書辦公室，2002.2.21，〈布希總統和江澤民主席在記者會上的講話〉，

<http://usinfo.org/mgck/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

[02/0221bushch2.htm](http://02/0221bushch2.htm)，2008.12.17。

\_\_\_\_\_，2002.2.22，〈布希總統在北京清華大學的演講及答問記錄全文〉，

<http://usinfo.org/mgck/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2/0222qhspeech.htm>，2008.12.17。

詹滿容，2003.12.28，〈東亞共同體〉，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第七十二次國際現勢新聞研析座談會，外交部諮詢委員會議。

## 五、網路

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2007.9.9，〈2007 年雪梨宣言〉

<http://www.ctasc.org.tw/06database/translation.asp>。

李少軍，2003.1.16，〈美國的對外政策特點與帝國論〉，

[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01/16/content\\_5262851.htm](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3-01/16/content_5262851.htm)，2008.12.17。

趙文衡，2008.11.19，〈自由貿易協定警示站〉，

<http://fta.globalpes.com/>。

## 六、新聞

潘勛，2001.1.31，〈布希發表國情諮文列舉施政三主軸；點名兩伊北韓邪惡軸心〉，《中國時報》，版 10。

\_\_\_\_\_，2001.5.27，〈美尋求聯印抗「中」提升軍事合作〉，《中國時報》，版 10。

\_\_\_\_\_，2001.8.13，〈美計畫與印尼軍方修好關係〉，《中國時報》，版 10。

## 貳、 西文部分

### (I) Books

Art, Robert J., 2004,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apkin, David P., 1994, "Leadership and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in *Pacific Cooperation: 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rew Mack and John Ravenhill, eds., Canberra: ANU Printery.

Gilpin, Robert,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urrell, Andrew, 1995,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p. 37-7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ffe, Josef, 2002, "Defying History and Theory: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Last Remaining Superpower'," in G. John Ikenberry, eds.,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p. 155-180.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halilzad, Zalmay M., et al., 1999,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Santa Monica: RAND.

Lasater, Martin L., 1996, *The New Pacific Community: U.S. Strategic*

- Options in Asia*. Boulder, col.: Westview Press.
- Mansfield, Edward D. and Helen V. Milner, 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 Overview,"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pp. 1-1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astanduno, Michael, 2002, "Incomplete Hegemony and Security Order in the Asia-Pacific," in G. John Ikenberry, eds.,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p. 181-210.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earsheimer, John J., John J., 1992, "Disorder Restored," in Graham Allison and Gregory F. Treverton eds., *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 pp. 213-237, N.Y.: W.W. Norton & Company.
- \_\_\_\_\_,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W.W. Norton & Company.
- Nye, Joseph S., 1990,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U.S.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
- Nye, Joseph S., Jr., ed., 1968,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 Russett, Bruce M., 1967, *International Reg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s: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logy*. Chicago: Rand McNally & Company.
- Stoessinger, John G., 1975, *The Might of Nation: World Politics in Our Time*. New York: Random House.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4,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 and the civiliz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akaria, Fareed, 1998,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I) Periodicals

Aggarwal, Vinod K., and Min Gyo Koo, 2005, "Beyond network power: The dynamics of form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2, pp. 189-216.

Baker III, James A., 1991-92, 12-2,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5, pp. 1-18.

\_\_\_\_\_, 1992.4.22, "A Summon to Leadership,"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3, No. 17, pp. 321-324.

Beeson, Mark, 2006, "American Hegemony and Regionalism: The Rise of East Asia and the End of the Asia-Pacific," *Geopolitical*, Vol. 11, pp. 541-560.

Cheng, Tun-jen, 1998.12, "APEC an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 Lost Opportunity for Institution-Building?"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 No. 2, pp. 21-32.

Frieden, Jeffry, 1988, "Sectoral Conflict and U.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14-194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1, pp. 59-90.

Harvie, Charles and Hyun-Hoon Lee, 2002, "New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How Does It Relate to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19, No. 2, pp. 123-144.

Ikenberry, G. John, 2004.9, "American Hegemony and East Asian Ord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8, No. 3, pp. 353-367.

- Katzenstein, Peter J., 1996,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1, No. 2, pp. 123-159.
- Kim, Samuel S., 2004, "Regionalization and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4, pp. 39-67.
- Mansfield, Edward D. and Helen V. Milner, 1999,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3, pp. 589-627.
- Mastanduno, Michael, 1997,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pp. 49-88.
- Mearsheimer, John J., 1990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pp. 5-56.
- \_\_\_\_\_, 1990,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266, No. 2, pp. 35-50.
- \_\_\_\_\_, 1994-1995,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pp. 5-49.
- Rice, Condoleezza, 2000,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1,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00101faessay5-p40/condoleezza-rice/campaign-2000-promoting-the-national-interest.html>,  
 2008.12.17.
- William J. Clinton, 1993.7.12, "Building a new Pacific community - President Bill Clinton speech – Transcrip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584/is\\_n28\\_v4/ai\\_13238867](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584/is_n28_v4/ai_13238867) , pp. 1-7.

Wohlforth, William C., 1999,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pp. 5-41.

Zoellick, Robert B., 2000.1, "A Republ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1, pp. 68-70.

### (III) Documents

Bush, George W., 1999.11.19, "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A Speech at Simi Valley, California. <http://www.fas.org/news/usa/1999/11/991119-bush-foreignpolicy.htm>, 2008.12.15.

Bush, George, 1991.4.13,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to the Air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urity.

The White House, 1993.1, *Nation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_\_\_\_\_, 1993.2, *A Nation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_\_\_\_\_, 1993.3.15, *APEC and U.S. Policy Toward Asia,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_\_\_\_\_, 1994.2, *A Nation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_\_\_\_\_, 1995.2, *A Nation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_\_\_\_\_, 2002.9,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1.2.28,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 Looking Toward the 21st Century: A Report to Congress*.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_\_\_\_\_, 1995.2,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_\_\_\_\_, 2001,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 (IV) Internets

BBC News, "America's Day of Terror,"

[http://news.bbc.co.uk/1/hi/english/static/in\\_depth/americas/2001/day\\_of\\_terror/](http://news.bbc.co.uk/1/hi/english/static/in_depth/americas/2001/day_of_terror/), 200812.17.

New York Magazine, "September 11th by the Number,"

<http://nymag.com/news/articles/wtc/1year/numbers.htm>,

2008.12.17